

著名學文界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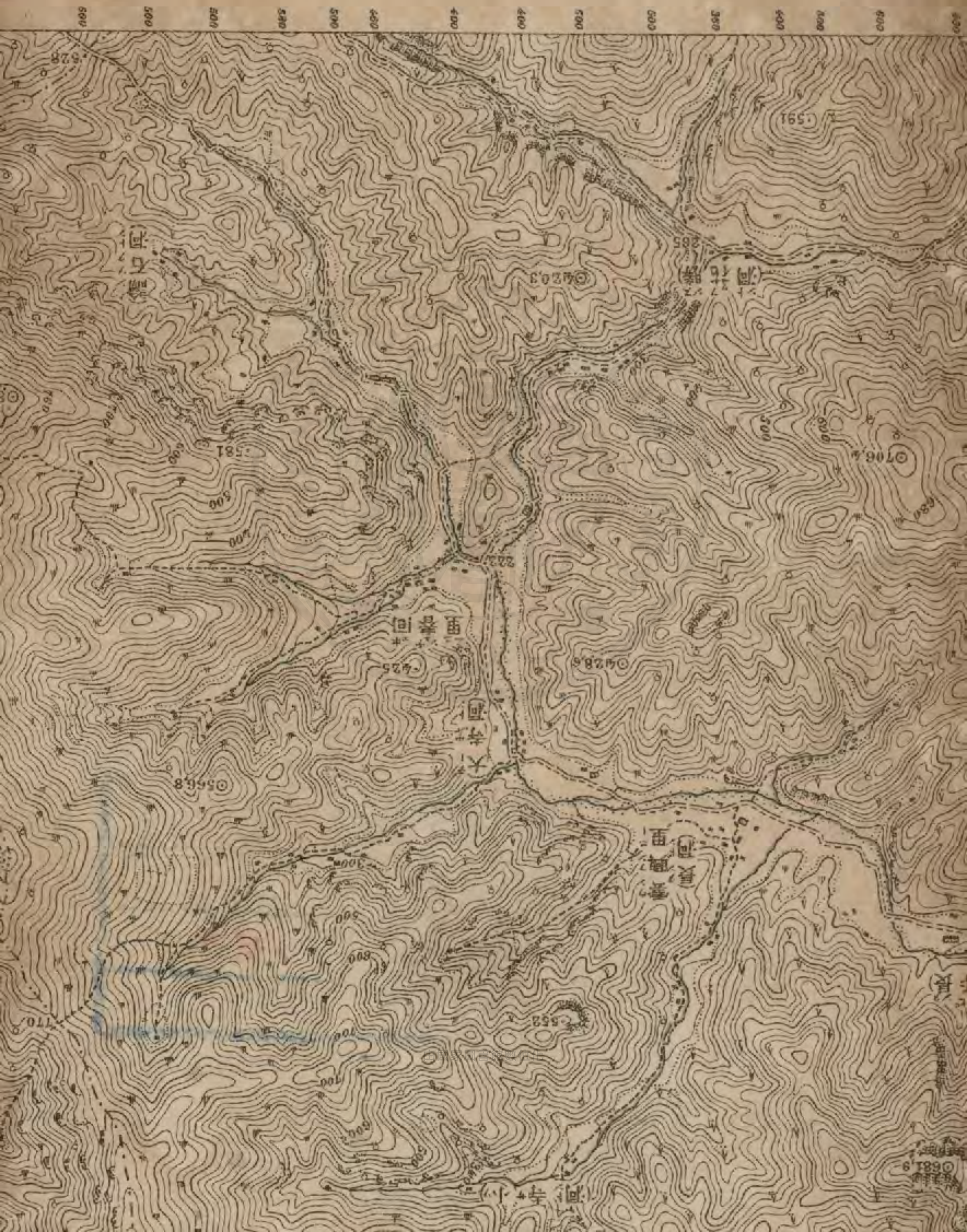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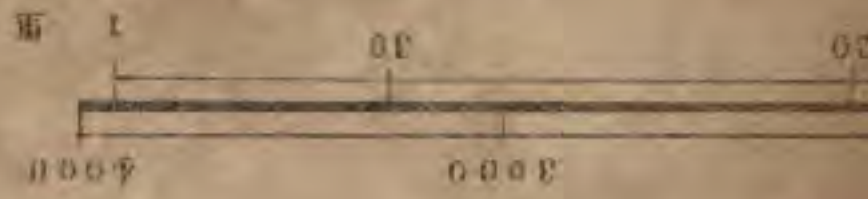
著等夫諾曼爾博 2795

加勒聲

譯等明胡



行刊社版出華光海上



世界文學名著

軌聲



傅爾曼諾夫等著
 胡明等譯
 光華出版社刊

查禁書刊	
類別	
編號	27-1418
來源	

853

鐵路轉轍手

綏拉菲摩維支

「哎，伊萬，跑去吧，站長在喊。」

伊萬是一個鐵路轉轍手，四十歲的土老百姓，有着枯瘦的、疲勞的面孔，滿身都是煤烟和油，正在用掃帚把站台上的雪掃出去，就急急忙忙地把掃帚放在角落裏，跑進值日的房間去了。

「您有什麼吩咐？」——他靠近門站得挺直，同時這樣說。

站長沒有注意到他，仍在繼續寫着。伊萬把帽子放在腋下，伸直地站在那裏。

他不敢再問一聲，而在這時間，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他今天從早晨八點鐘起就值班，事情多得好像飽到了咽喉一樣；爲着明天，必須把車站收拾一下，要清理一下道路，要檢查一下轉轍機，要拉動信號機，要把所有一切的燈泡和烟管擦乾淨，要加添火油，要劈開兩個假日用的柴並搬到車站的各個房間裏，要收拾頭等和三等的候車室，還有其他許多必須做的事情，都在他的頭腦裏閃動着。已經是五點鐘了，已經昏暗起來了，應當在轉轍機上點起燈火。

伊萬把有着胼胝的手掌放到口邊，小心地咳嗽了一聲，是要引起站長對自己的注意。



「還不在轉轍機上點起燈火嗎？」——站長抬起着頭說道。

「這是斷斷不會有的，現在就會跑去點上呵。」

「你去點上吧，快把母牛下面的地方掃除一下；牠跪在牛糞裏；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事情都沒有及時做好。牠的蹄子會因此生病呵。」

「第五號裝貨列車過十分鐘就要來。」——伊萬小心地插入了一句。

「唔，你把列車送走了，那時就……」

「聽到了！」

反駁是不可以的。伊萬出去隨手關上了門，跑到了放洋燈的地方。在一個好像箱子間的小得很的房間裏，架子上放着二十盞各種大小不同的洋燈，有着光亮的、擦乾淨了的管子。伊萬由這些燈裏面，挑選了幾盞，放到了用很厚的洋鐵葉做成的寬大的燈盒子裏，走到轉轍機那裏去。

是靜悄悄的。冷凍得很厲害，刺痛着耳朵、面孔和手。冬天的黃昏，靜悄悄地落到了車站的建築物上，落到了路面上，落到了居民的房屋上。雪在腳下面嘎吱嘎吱響着。這裏和那裏，都走過着徒步的人們的輪廓，他們結束了自己的事情，都在期待着明天節日裏的休息，在節日裏，他們都免除了每天做不完的工作和永遠的憂慮。

伊萬跑到一個一個轉轍機的地方去，把燈一盞一盞地放下了。沿着所有的道路，這裏和那裏都亮起了綠色的和紅色的燈火，在天空裏，星星也接二連三地亮起來了，穿過冷凍的透明的黃昏玩耍着並閃耀着。

從鐵道的路線上，遠遠地在拖着單調的、長長的、沉悶的響聲；牠在冷凍的空氣中保持了一下就消失了。伊萬傾耳聽了一秒鐘，以後，就跑到哨屋裏去，抓着提燈、哨笛，沿着車站後的路面，拚命地奔向最遠的轉轍機的地方。這個轉轍機，在佈滿了雪的荒涼的曠野中間，孤獨地閃着一星紅光。跑得很遠。但那裏就是轉轍機的地方了。伊萬按着挺，用腳壓緊，傾斜着；曳索軋軋地響着，曳着路軌，帶着嘎嘎的聲音，把牠們移到了待避線上。遠處有什麼東西發黑，是不很確定的，同時又是不很清楚的；以後，牠漸漸地長高起來了，延長起來了，好像由什麼地方爬出來的一樣；兩隻火樣的眼睛在閃耀着，現在也就明白地、尖銳地在響着火車頭的汽笛的聲音了。這種叫聲由火車頭的汽笛中逃跑出來，散到各方面去，停留在冷凍的空氣裏；好像牠是無窮盡的。列車已經完全看得出來了，牠在轉彎抹角地走着，路軌由於巨大的震動，也已經在痙攣地跳動起來了，不堪忍耐的響聲，刺得耳朵發痛。但，末了，這種響聲中斷了，隨後又斷斷續續地、短短地叫了三回。

那時，伊萬就把哨笛放到了口唇邊，以特別的姿態含着，鼓起着面頰，臉上發着紅，吹響起來了。爲着回答遠處一高一低的轟響，就拖長着哨笛尖銳的、沉悶的、悲嘆的聲音，這種聲音把心都刺痛了。在冬天的黃昏中，在佈滿了雪的平原中，在走入無邊際的遠方的路軌的景色中，牠毫無希望地拖着同樣的音符。

哨笛的這種悲嘆的聲音，好像在說：大家都沒有什麼地方要急急忙忙跑去；一切都是循環的；前面也是和已經走過了的成百的車站一樣，也是車站的建築物、鈴、站台、站長、站員、待避線四散的軌道；那裏也是沉悶的、煩惱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思想，每個人都希望在家裏過節日，不要碰着下雨，對於目前在車站上抑制地受着凍的、從帶着急行的火車頭的轟聲的月台上緊張地眺望遠方的任何人，那時就都沒有事情

了，但以後哨笛好像在躊躇着，快樂地並短短地吹了三次：「特嚕……嚕嚕……」，大家雖然似乎都是煩惱的和沉悶的，但仍然的確可以跑到車站上去，喝一杯伏得加酒，吃着不大乾淨的鯡魚，取一下暖，和站員談一兩句話，於是又去趕路。整個生活的確是這樣的：勞動，由這一天到那一天，由這一星期到那一星期，由這一月到那一月，由這一年到那一年，都在勞動，忘記了也不知道什麼是休息，而當時却在等待上帝的節日；好像是在僻靜的莽原中間一樣，列車到了車站，曲曲折折轉到了第三條待避線上。

火車頭也馴伏下來了。牠已經完全轉到了轉轍機上，在喘着氣，休息着，牠的蒸氣帶着騷音的呼吸，好像是由鼻孔裏迸出來的，沿着冷凍的、靜寂的大地的白雪包被的兩方面延展着。看得出來，牠在開始抑止着運動，車輛奔到了一起，衝突着，緩衝機弄得轟響着。伊萬壓着挺子，列車由這條鐵軌轉到別條鐵軌上的時候，在格格噠噠地、嘎吱嘎吱地、軋軋地響着，都轉到待避線上去了。火車頭和燃料車從轉轍手旁邊過去了，以後接連過去了。一輛一輛的車廂。牠們已經過去了二十三十輛，但牠們仍然在擁集着和衝突着，從旁邊滑過去，那裏稀稀疏疏地看得見一些隱隱約約的人的輪廓，扭動着的制動機了。這是很長的運貨列車。末了，最後的一輛車廂從旁邊走過去並滾遠了，紅燈在冷凍的雲霧裏透射着燈光。

轉轍手開始跑去追趕列車，是爲着要使牠通過最後的轉轍機而走上別一條待避線去。雖然，列車大大地減慢了行進的速度並走得極平穩了，但要跑去趕上牠，却仍是很困難的。伊萬喘着氣，覺得用盡了他的腳勁，跑到了最末的一輛車廂旁邊，已經沒有力氣去抓住了。他第二次去抓，但凍僵了的、麻木了的手滑脫了，差一點兒跌到了車輪下。他終於抓住了腳踏板，攀上去了，扶着橫木過了幾分鐘，一動也不動，沒有能力使呼吸平和起來。

列車十分減慢了行進的速度，走過車站的旁邊；站台靜悄悄地向後流去了。

轉轍手跳下來了，趕過列車，跑到暗屋裏去，那裏結集着幾個轉轍機上引來的曳索。「唔，魔鬼，是健康的。」——他這樣咕嚕着，趕過了列車的前頭。他迅速地跳進了暗屋裏；那裏有着一大堆由信號機和轉轍機上來的挺子。他把這些挺子中間的一個挺子壓下去，走上了待避線的列車，由車站跑到了曠野裏；牠必須在那裏等待一下，讓郵政列車過去。轉轍手把挺子移到了幹線上，郵政列車應當從幹線上走過去。

「唔，現在能夠去掃除一下母牛下面的地方了。」——他這樣決定了，也就走過車站向後院跑去。

「你到什麼地方去？」——副站長碰見他這樣問。

「站長吩咐掃除一下母牛下面的地方……」

「爲什麼不掃除一下站台呢？」

「站長吩咐先掃……」

「應當及時做好。明天是節日，而在我們這裏，髒的東西却堆到了膝頭，車站上爬都爬不上去。現在就去掃除一下。」

「聽到了。」

副站長走過去了，但又停止了，並高聲叫道：

「夜晚把兩天用的柴搬到我家裏去，而您這個酒鬼，節日連尾巴都抓不到。」

「聽到了。」

副站長走了。伊萬拿起掃帚，掃着站台。

「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思考着，同時把掃帚闊闊地從右邊掃到左邊去——現在希望把一個身子撕開來才好。有七個頭腦也趕不及呵。」

「哎，伊萬！」

「什麼事？」——轆轤手說着，同時跑進行李房的門去，行李主任站在那裏。

「你躲到什麼地方去了，鬼把你帶去了吧。你喪失了頭腦嗎？或是爲着節日貪吃東西呢？一直到現在，頭等裏的燈都沒有點上！旅客們開始聚集起來了，那裏却會把眼睛碰出來，不想服務，就逞早滾到一切魔鬼那裏去吧。」

「華西里·華西里契，我忘記了。伊萬·彼特羅維契吩咐掃站台，而站長先生却吩咐掃除一下母牛下面的地方……」

「站台，站台！一切都應當及時做好：現在就去點上！」

「聽到了。」

伊萬放下了掃帚，跑到頭等候車室裏去點燈。那裏已經聚集了許多旅客，伊萬混在他們的輪廓和動作中間，他們在候車室裏躡着步，把票子交給搬運夫，看到了一種默默的等待，是在祈禱着節日到來，就可以把事情和星慮放下而去休息了。伊萬點好了燈，就跑去掃站台。掃完了站台，恐怕又把他派到什麼地方去，或又強迫他去做什麼事情，他就趕快跑到放柴的倉庫裏去了。沒有劈好了的柴，只好來劈柴了。伊萬熱心地做着工作。應當

替車站上的一切房間都預備好柴，但還不只這些：還要替站長及副站長家裏的房間和廚房劈好柴並送過去。誠然，他們家裏都有自己的僕人，就他的本份說來，是沒有義務去做這種事情的，特別把這種義務放在他身上，是看做轉轍手及鐵路公務以外的事情，但正是這樣：如果長官吩咐了，那末就沒有地方可以躲避呵。伊萬帶着呻吟的聲音，繼續揮動着斧頭，撥開劈好的柴，劈好了的柴堆也就越積越高了。

「該起來了。」——他這樣決定了，就把柴札成了很大的捆，以便更迅速結束這件事——把柴送去。但當他把第一捆柴負在自己背上的時候，就覺得抓得太多了。他稍稍擺動了一下，扶着柱子和牆，走去了，他背上負着的很大的重量，使他只好彎着身子，但他仍然不想拋下一些，却希望趕快一次就把柴送去。他把四捆柴送去了車站上的各個房間裏，還要把柴送到二層樓上站長和副站長的家裏去，這是最艱苦的工作：彎着膝，腳在發抖。他緊張地、努力地一級一級踏上去，每分鐘都在等待着：也許會從梯子上連人帶柴一同飛下去。末了，他走到了副站長的廚房裏，把柴卸下了。

「爲什麼這樣晚？因爲等待你，不能收拾清楚，不能洗地板，一切事情都被你一個人攪亂了。」——副站長的女廚子碰見伊萬的時候就這樣嘮嘮叨叨，這是一個不和藹的女人，有着紅的鼻子，是時常帶着「炸藥」的。伊萬被激怒起來了。

「你也許過早就貪嘴了吧，喊着什麼遲了。我爲什麼要爲你挨打呢？」

「唉，你是一個醉鬼！唉，你是一個不幸的人！我罵你，他們還會比我更三倍多的咒罵哩。我看你的不乾淨的嘴臉，現在我不讓你走過門檻。我現在就去報告主人……」——女廚子做了一下決斷的手勢，就走進房裏去。

了。

伊萬有點發抖。

「馬克利達·斯比利多諾夫娜，請允許……我對您說，就是爲着我們的尊嚴和日常快樂……能不能忍受您把髒水拿來呢？」

並且不等回答，就拿起洗臉盆，跑出去潑掉了。斯比利多諾夫娜也就柔和下來了。

「唔，去挑水吧。」

伊萬挑來了水。

「柴片要劈得够燒水火爐！在過節的那一天不要劈柴。」

「唔，一個不講理的女人，跟她鬧什麼呵。」——伊萬這樣想着，同時劈着柴片。「主呵，在這裏，連喘息的功夫都沒有，她却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反而來咬人。」

伊萬劈完了柴片，對着自己咕嚕着：「人十分疲勞了。」他跑到了牛欄裏，那裏站着站長的母牛。母牛在憂鬱地反芻着胃裏吐出來的東西，冷靜地看着走進來的伊萬。

「蠢東西。」——伊萬叱叫着。「乾草袋，把身子轉動一下吧。」他也就狠毒地用鐵鋤打了一下母牛。母牛恭順地移動了一下身子，抬起了受傷的脚。伊萬開始工作，怨恨地把牛糞清除掉。

「牠由什麼地方有這樣多的糞呵。牠只知道貪吃；如果能夠供給這樣多的牛乳的話，那末也就不白白地吃乾草了。我鍍了金也不養這樣的畜生。站長也是……市場上少了牛乳嗎？用一點小錢就好去購買。養這樣一

隻貪吃的畜生，牠會把你所有的東西都吃完呀。看一下吧，一隻牛就積了多少糞呵。嗚——嗚，畜生，這就該死！」

他也就又憤怒地用鋤頭戳了一下這隻無辜的母牛，母牛決不知道爲什麼值得這樣憎惡，躲在小牆旁邊，把全身收縮起來了。

伊萬流着汗，他覺得疲倦得很，早就沒有力氣做工。但必須把事情做完。

「做完了。」——就帶着一身的疲勞去喝一杯酒，但在換班以前，腰都不能伸一下。

最後，牛糞清除完了。伊萬又把母牛趕動了兩次，把鋤頭放在角落裏，走到車站上去了。

三

剛到了的裝貨列車的車務長，坐在食堂裏的桌子旁邊喝茶取暖。伊萬走近櫃台去，拿了一小杯伏得加酒，喝着，呻吟着，嚼着一塊臭魚，買了一瓶四十分之一桶的伏得加酒，以便在家裏過慣例的節日。他把這一瓶酒放在衣袋裏，走向哨屋裏去，拿起鑰匙、槌子，以便在郵政列車到來以前查看一下道路，他發生了這樣的躊躇：如果把酒帶在身上，那末也許會打破寶貴的瓶子，如果把牠留在哨屋裏，換班的人來了，就的確會把伏得加酒偷喝掉。他對於這種東西的嗅覺，是和狗的嗅覺一樣靈敏的。「拿着跑到家裏去吧。」——伊萬這樣決定了，他就急忙忙地從鐵道的路面上，跑向自己的小屋裏去，這個小屋位在離路面有三十俄尺的距離，屋裏的小窗戶在親切地閃着光。

伊萬由窗戶裏看見：在小得很的房間裏，有着一隻很大的火爐，有着永遠使人不暢快的、髒得很的、蓋着了

的盆鉢、小桶、各種家用的小物件，現在却都整理好了，粘土的地板也擦得很乾淨，牆也刷白了，火爐占去了的半個房間，却被青色的雄雞畫滿了花紋。在前面的角落裏，聖像下面的桌子擺得頗雜亂，但桌布却是乾淨的。聖像前面點着蠟燭光，顫動地照亮着低矮的頂棚，青色的雄雞、嬰孩的亞麻色的小頭。伊萬已經有了八個小孩；有一個還是放在吊在頂棚下的「搖籃」裏搖着的。

看得出來，小孩子們都在焦燥地等待爸爸回來，以便開始吃夜飯，雖然睡眠已經要使他們的小頭彎下去了。無論這些青色的雄雞們，無論刷白了的牆壁，無論桌上的桌布，都使伊萬產生了他所希望的休息和安靜的印象。

他敲着窗戶。主婦走出來了。

「誰？」——她這樣說着，同時在微弱的星光下熟視着。

「拿去，抓住，放在哨屋裏也許會被他們偷去。」

「還要去當值嗎？」

「不，現在要去查看一下道路。」

「當值以後不要坐得太久，孩子們都想睡覺。」

「過半點鐘就會回來：郵政列車馬上就要來了，把牠送走了就好回到家裏來。」

伊萬又跑到了路面上，用提燈照着，用槌子敲着，沿着路軌走去，間或緊一緊不穩的螺旋帽。他察看着轉轍機，檢查着曳索，一切都很好，就走向車站去了。

很長的、有着兩個火車頭的郵政列車，艱苦地並轟響地沿着路軌滾來了。牠的車輪下面捲起着雪的旋風，由牠的機車的兩個烟管裏，迸出來了好像絲球一樣的蒸氣，遠處鋪展着和白床單一樣的白雪。全體列車都塞滿了人。車務長在車廂裏走着剪票子。火車頭的汽笛在前面粗野地高聲叫着。

旅客們從行李架子上把手提箱、包袱拿下來了，包紮着墊座的東西。列車在抑止着行進的速度。有着切齒的制動機在制止着車輪。

列車剛剛走到站台上的時候，伊萬就根據站長的信號打了第一次鈴——這裏總共停留兩分鐘——擠進放行李的車廂去，把在這裏下車的旅客們的行李掏出來。

他拿出了所有的力量，來推開皮匣、大箱、包裹，查找所需要的號頭。當卸下了行李的時候，伊萬就把牠搬到手車上，推到行李房去。

「伊萬，你碰到什麼鬼？對你說過，打第二次鈴……」
不大的鐘明確地、響亮地打了兩次。

「跑去，送達許可證。」

轉轍手抓着許可證，就推開公衆，沿着站台跑向火車頭那裏去。列車是很長的，他幾乎要跑過這一全段的距離。火車駕駛員從機車的運轉台上跑出來，由喘着氣的伊萬身邊把行車證拿去了。

「第三次……」——覺得好像刺痛着他的心，再奔到鈴那裏去，打第三次鈴。車務長的哨笛在吹響着，火車頭在憤怒地並勉強地響應着，車廂在一輛一輛地分離開來，鐵在軋軋地響着，列車在開始蠕動着。站台在後退着，車輛在搖搖擺擺，車輪有規則地撞擊着車軌接口的地方，一個接着一個沿着軌道滾動着。

伊萬輕鬆地噓了一口氣。他隔一日當一次值，每一次，在夜晚十點鐘，都是這樣弄得精疲力盡：要卸下旅客的行李，這好像是他必須做的事情，打鈴，把行車許可證傳送給火車駕駛員，跑去發信號，這是每次不得不執行的義務，這些義務，至少應當分給兩個人才能担任。他這樣繼續了二十二年。

這二十二年使他習慣了。他覺得他僅僅會做這些事情——繞着轉轍機跑，發信號，打鈴，點燈。這種工作好像是最容易的、最適合的、最值得感謝的。他覺得除這以外，沒有一件事情是他有能力的、適合的。他有八個孩子，他一個月取得十五個盧布。因此，當他繞着轉轍機跑，讓列車走過去，安放燈火，掃除母牛下面的地方，掃站台的時候，他就抱着一個同一樣的思想，一個同一樣的感覺——恐怖，不要把什麼事情做得「不妥當，」不要做得疏忽了——不要有什麼事情做得不乾淨。二十二年做着自己的事情，他頭腦裏無論什麼時候也沒有想到：也許能夠別樣地來安排一下。他沒有設想過鐵路的日常程序以外的事情，沒有設想過車站、道路、站台以外的事情。夜晚十點鐘郵政列車開出去了的時候，他的當值才結束了，只有那時，他才能噓一口輕鬆的深呼吸，同時把恐怖和等待什麼並非偶然發生的事故的重壓，從自己的身上除去掉。

今天也是這樣的。當列車走過站台的時候，感到了異常衰弱的伊萬——這種衰弱，時常直到當值的末了都是捉牢着他的，——也同時覺得這種重壓從自己身上落掉了，舉起着手，以便畫十字，並且……失神了。一個

恐怖的思想燙傷了他：他在運貨列車過去以後，忘記了把轉轍機的挺子移到幹線上去，現在，郵政列車是在牠上面奔馳着。整個恐怖、整個對於執行責任的絕望，把他抓牢了。他沒有拿帽子，帶着一張發白的面孔，就拚命跑到走過去的列車的紅燈照耀的地方去。

晚了……這裏響着把耳朵都震聾了的響聲，路面上，不動的、不吉利的、暗色的巨大的東西，在魚白色的夜的微明中，向着天空飛騰着，非人的、無意義的喊聲，播滿了冰凍的冬夜。

爲着不去聽牠們，伊萬奔到了支路上，這一班的火車頭，此刻正要沿着支路走去了。他喘着氣，跑到了，並奔上了被走近的火車頭的反射鏡照得明亮的軌道上。

在這幾秒鐘，他的整個生命，好像明耀的反射的光一樣，在今天就會完結的他的面前，現出了這些東西：當值……站台……燈……柴……母牛……站前青色雄雞的火爐……亞麻色的小頭……宿命的轉轍機。

在這極緊張的一瞬間，他突然非常清楚地想起來了，他把轉轍機移到了幹線上……我的上帝呀，他的的確確把牠安放好了。他弄糊塗了，郵政列車是很妥當地沿着幹線走去啊。

伊萬絕望地高聲喊叫着，使出了非人的努力，想從路軌上滾開去，但在這一秒鐘，轉動着的火車頭，把所有一切的鐵、鋼、赤熱的煤等等，輾在他的身上了……這壓斷了他的呼吸。

五

這一班的火車頭的駕駛員，站在機車的運轉台上，注視着跑過去的和照得明亮的軌道。一個一個轉轍機

閃一下就過去了。他抓着汽笛，把牠拉了好幾次。車輪踏上了途程，嘎吱嘎吱地響着，閃着綠的火花，哨屋由黑暗中露了一下面，馬上又消失了。突然，他好像瘋狂的人一樣，抱着機車的速度調節器，用一種好像不是他自己的聲音喊叫着：「停住。」助手用出了全部力量，拚命地壓着把手，已經在制止着了。

「主呵，沒有壓死什麼人吧……」

制止着的收關在軌軌地響着，車輪在嘎嘎地響着，蒸氣由打開了的氣門裏逃跑出來了。由火車頭下面，帶來了非人的哀叫的聲音：「唉，爺……」並且叫聲中斷了。火車頭還向前走了一俄丈左右，停止了。

駕駛員和助手跳到了地上，一點什麼東西也看不見。在黑暗中，風把冰霰吹到了眼睛裏。助手拿着一盞手提燈，照着地下，看出來了，在軌道旁邊不遠的地方，躺着兩隻切斷了的腿，而在火車頭的輪子下面，却模糊地看到了一個人。

「天國的女皇呵，的確壓死了人……」

助手跑到了車站上，喊來了許多人。火車頭向後移動着。一個人俯在躺着的人身上，說道：

「死了。」

大家都靜默着，取下帽子，畫着十字。

伊萬不動地躺在路軌中間，有着強迫地彎過來了的頭，有着翻轉了的眼睛。右手拿着的手掛燈的圈子，擦破了手腕附近的皮膚，把手裏着了，達到了肩膀附近，好像一隻血紅的手，手扭了到肩膀上，枕在頭後面，左脇的肋骨深深地壓得陷入了胸部裏。

聚集着的人們中間，聽到了抑制着的、壓迫着的話聲；打聽着怎樣發生了這種不幸的事故？死者是不是頑醉了酒？叫喚了沒有？火車頭怎樣輾在他身上？誰也不能用一種解釋來答覆這些問題。

「我剛剛瞥見這一點，——駕駛員以那種因為激動而改變了的聲調，對他周圍的一羣人說道，——瞥見轉轍機上閃着火光，就想：現在要把車停止一下；剛剛希望轉動一下把手，就瞥見他在那裏，在提燈旁邊……主呵！我探出身子，他却好像在大聲叫喊……我那裏是模模糊糊的……我知道，火車頭下面壓着一個人了，並且毫無辦法了……」——駕駛員的聲音中斷了。

風在對着死人及一切站着的人進襲着、哀號着、並把白的冰霰撒在他們身上。大家都靜默着，火車頭裏面壓抑着的蒸氣在威脅地沸騰着。駕駛員攀到了機車運轉台上，轉動了一下什麼把手，蒸氣狂暴地從車底下逃跑了出來，大家都被溫暖的濕氣圍繞着了。

「正是在走着，想不到。當然是向着轉轍機走去；他也奔到轉轍機那裏了。」

「號角也正是這樣扭轉了的，可以看得出來，是掛在提燈上，拖住了，好像是平中切開了的。」

又沉默了一分鐘。風又重新在堤面怒號着，撒着冰霰。

「報告了站長沒有？」

「現在就去。」

「他的女人現在要嚎啕大哭了，留下了八個小孩……」

由車站上現出了燈火和人的黑影。站長來了。聚集的一羣人散開了。他站在拿着提燈的站員的身邊，面對

着死者：在這一瞬間，燈光照在站着的人們的嚴肅的——聚精會神的臉上，照在路軌上，照在枕木上，落在壓死了的人因為受難而弄得歪斜的面孔上，這個死人有着不動的、栗鼠一樣的、失神的眼睛。站長微微地轉了一點方向，吩咐把死屍搬到空的車廂裏。

把抬架拿來了，抬起了死屍，他已經僵硬了。脫了關節的手無力地垂下着。

「大家應當做什麼呵。」——一個抬死屍的人抑制地說着，彷彿沒有把話說完。

「走到那裏去。」——助手在黑暗中指揮着。

有一個人離開燈沿着路軌走了幾步；看得出來，他彎下身子去，拾起了什麼東西。走回來了，他把切斷了的腿小心地放在抬架上。

把屍體搬去了，放到了空的車廂裏，這輛車是孤獨地停在待避線上的。

在發生事故的地方所編成的記錄裏，這樣記載了：

「十一月某日，在某條鐵路的車站上，晚間一點鐘，開進車庫的值班的第五號機車，壓死了因為自己不小心的值班的轉轍手，他是奧爾洛夫省、德米耶諾夫郡、烏里意諾村的農民，叫做伊萬·希拉西摩夫·彼利巴索夫。」

六

早上十點鐘了。公衆們在站台上散着步。在等候着列車；已經接到了用電報拍來的通知，列車已經從車站

上開出來了。旅客們由大停車場的候車室裏走出來了，帶着包袱、手提箱、網籃，放在站台的路面上，時時望着所等候的列車要來的那方面。憲兵們響着刺馬錐，小心地並懷疑地察看着周圍。把公衆向後推着，推行李的手車在瀝青的路面上轟轟地滾動着。加油的工人帶着長槌子和水杓子，忽忽忙忙跑過去，雖然寒冷，却仍是穿着一件青色的、油污的、沒有帶子的粗布外套。站長來了，他是一個十足的紳士，戴着一頂紅圈的制帽，戴着一付金絲眼鏡，微微地昂着頭，有着慣於下命令的人的那種樣子。

在這時，有一個女人擠在公衆中間，在不斷地眺望着；看得出來，她是在找什麼人。她的面孔和眼睛是紅紅的。孤子地突出在眼臉附近的並好像微微拉動眼臉的稀疏的睫毛上，在流着眼淚。她努力抑制着這些眼淚，不斷地擦着，常常用頭巾的角擤着鼻涕。但當他剛剛看到站長的時候，眼淚就由她的眼睛裏不可抑制地滾下來了。她走到了他面前，把手裏握着的頭巾的末端，拿到了抽動的口唇旁邊，希望說什麼，但不能抑制，突然，意外地大聲哭喊着，驚動了整個車站，使大家都不得不望着她了。

「什麼事？老婆子，你做什麼？」

「呀……呀……親愛的人啊，壓……壓死了……壓……壓……死了……」

周圍聚集了許多人，後面一層一層的人都伸長着頸子，努力瞧着站長和這個大聲哭喊的女人。

「她哭喊什麼啊？」——彼此訊問着。

「聽說昨天這裏壓死了一個人。」

這些「純粹的公衆」都站在一邊，由遠處看着這件發生的事故。

「爲什麼這樣啊？」

「她是昨天死了的轉轍手的妻子。」——胸前掛着銅牌的高大的搬運夫，這樣對站長說明着。

「老婆子，你爲什麼這樣呢？」

「我的親愛的人啊，現——現在什麼地方呢？想——想不到，推——推測不到……他們跑來了，說你壓死了……壓死了。昨天值班的時候還跑來了……他說……我——我來了……我——來——來了……噢——噢噢噢……」——這個女人不能抑制了；剛剛講到她的丈夫說「我來了，」她就神經錯亂地嗚咽起來，用兩隻手搓着瘦削的胸部。

「跟我來！」——站長吩咐說，走向大停車場去，希望把這個女人引得離開公眾。

她跟着他走，頭橫橫地傾斜着，仍然是在痙攣地哭泣着。

「你希望什麼呢？是要我幫助你嗎？」

「老爺啊，現在帶着這些孤兒到什麼地方去呢？什麼也沒有得吃。您能不能替我們向鐵路請點恩俸呢？不能怎樣幫助一下呢？」

站長把手伸到衣袋裏，掏出了鈔票夾子，給了這個女人三個盧布。

「這是以我私人的名義，你明白嗎？這是我給的，完全如同其他別的什麼人給的一樣；鐵路管理局却一點什麼也不能給；牠對這種事故是不負責任的，——你的丈夫是因爲自己不小心而壓死了的，是不小心，你明白嗎？鐵路對這種事故是不負責任的。」

「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請求呢……聽說，撫恤金是可以奔走得到的，否則孩子們都會餓死呵……我和基督——上帝一同來了，請您不要留着這種恩典呵。」——這個女人把身子變得下下的，手伸到了地上。

「對你說了，鐵路對這種事故是不負責任的。聽着——站長轉動了一下身子，對走過去的車務長說，——你對她解釋一下，管理局一點什麼也不能給。當然可以按審判的程序來處理這種案件，但不會有一點什麼好處，僅僅白白地耗費金錢和時間吧了。」

站長走出去了，這個女人仍然站在那個地方，由於使她透不過氣來的號哭而戰慄着，不斷地用頭巾的角拭着眼淚和濕紅的面孔。

「唔，亞列克塞佛娜，留在這裏做什麼呵，上帝保佑，現在去吧。站長說過：不能，這就是不能。慈善的人也許能夠幫助，鐵路却不負責任。這如果是鐵路方面的罪過的話，那末就可以去起訴，但也是得不到一點什麼的。唔，亞列克塞佛娜，去吧，去吧，列車現在就要到來了。」

她不聲不響地走去了。立在站台上的公衆，看見她沿着路面走過去，一個憲兵叱叫着：「快過去，快過去，列車馬上就要來了。」這以後，她就從堤上走下去了。有一個短時間，她的紅色的頭巾，還在車站小花園的赤裸的樹後閃動着，但終於消失在最末一棵樹的後面了。

果樹的蟲眼

蕭洛霍夫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是一個舊時代有鍛煉的人：骨格粗大，前胸屈曲；鬍鬚好像一把新的黍帚，——很像那位閒情逸緻的畫家在報紙後頁上畫的可恥的富農。有一點不像的，這是穿的衣服。富農因爲所從事的職務的關係，必須注意背心和發響的靴子，而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夏天却穿一件亞麻布的汗衫，散開着並且打着赤腳。三年前，在村蘇維埃的名冊裏，他被算做一個實實在在的富農，後來他却算做一個勞動者，賣掉了一對多餘的牛，保留了兩對和一隻馬，在蘇維埃的名冊裏，也就把他移到了相隣的一欄——把他列做中農。以上的改正沒有使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不去進行重大的損壞，依然保持傲慢的態度，在集會上也和以前一樣說得很沉着、嘎聲嘎氣、有威力。

雖然他自己的農場在削減着，而事業却在向前奔進。春天播種了二十俄畝的小麥；有由去年的收穫所貯藏下來的穀物，購買了一部播種用的犁、兩部鉄耙、一部簸箕。這是大家都知道，誰在春天把最後的東西賣掉了，那末就什麼也沒有咀嚼了。

找遍全村，也找不出像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那樣的一個家長，的確是一個有機變的、有才智的

哥薩克。然而他那裏也有一個蟲眼：這是年幼的兒子斯特伯卡，他加入了青年團，是沒有經過訊問和勸告就加入了的。這個蠢人引來了如此的不幸——家庭裏發生了紊亂、吵鬧，可是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却不是這樣判斷。這個青年爲什麼學成了愚蠢呢？……讓他自己渡到彼岸去吧。天天譏笑現在的政權、秩序、法律，用憤怒的咒罵撒佈着言語，好像秋天的蒼蠅一樣搬弄着舌頭；心想使斯特伯卡覺醒過來，——他覺醒了：這個青年停止了接受宗教的洗禮，用粗野的眼光瞧着父親，坐在桌子邊一聲不響。

有一次，午餐以前全家都在站着做禱告：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剃了鬚鬚，好像對付草場上的兔兒一樣揮着十字；斯特伯卡的母親在彎腰發抖，很像一把半開的摺尺；全家都和和睦睦地揮着手。桌上的菜湯在發揮着熱氣；好像毯菓一樣的新鮮麵包在散着香氣。斯特伯卡靠着屋柱，把手放在背後，腳交腳的站在那裏。

「你是人嗎？」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禱告以後問他說。

「你知道得更清楚……」

「唔，如果是人並且和人們坐到桌子邊來，那末就在醜臉前畫一下子吧。你和牛之間的區別也就在這一點上。這件事牛也會做：因爲牠要吃糟糠，然後就會轉變方向，並且也就會走去那裏了。」

斯特伯卡對着門走去，可是想了一下，又走回來，在路上畫了一下十字，就溜到桌子邊去了。過了幾天，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臉上發黃；在院子裏踱着步，皺着眉；家裏人都知道，某種思

慮啃碎着這個老人的心，他整夜都唉聲嘆氣，騷擾不堪，僅僅在黎明前才睡一會兒。母親對斯特伯卡小聲說：

「親愛的斯特伯卡，我不知道我們的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在想些什麼……或是對你造成什麼不幸，或是希望捲進陰謀裏去……」

斯特伯卡也知道，父親準備對他進攻，並且，假裝着不知道，自己設想了一下，在那種情況中，如果老人吩咐他滾出去，靴頭就要對着什麼地方走。

事實上，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是在想着這件事：如果斯特伯卡不是二十歲，而是十五歲，那時就容易對付他了，不是早就由貯藏室裏拿來了新的皮韁繩嗎，並且比較牢固地纏在手上了……可是二十歲，任何的韁繩就都嫌太細；要駕馭那樣的蠢東西，可是，照現在說來是那樣難於駕馭的，將來也就令人焦心、令人作嘔。那怎麼能夠不使老人夜裏唉聲嘆氣，怎麼能夠不在暗地裏皺眉頭哩……

馬克西姆，斯特伯卡的大哥，是一個強壯有力的哥薩克，晚上正在剝匙子的時候問斯特伯卡：

「老弟，你說呵，是那種流行病使你投進了這個青年團吧……」

「沒有接近……」斯特伯卡打斷說。

「你說沒有，——馬克西姆沒有被阻止而且接着說，——我活了廿九歲，比你見識得更多，並且我知道，也那樣想着，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事……各種工人都適合這種牛皮，他當八小時的班，並且加入了俱樂部，加入了青年團，可是對於我們，對於農夫却沒有幫助……夏天工作的時間拖到

了夜裏，白天你却不是什麼工人……你可以憑良心說，你希望得到怎樣的職務，也就是爲了這一點才加入吧？……」——馬克西姆惡意地追問着。

斯特伯卡臉色蒼白，一聲不響，他的嘴唇因爲這種侮辱氣得發抖。

「無聊的政權。對於我們，對於哥薩克甚至是有害的。和一個黨員生活，可是你雖然是一個小毛頭……。這樣的政權不能維持長久。雖然你們各種各樣的青年團員，牢固地貼着農人的頸子上，可是好的時機一到，那時就會把他們交給魔鬼。」

馬克西姆汗濕的額上，跳着濡濕的髮絲。粗鉤着鐵片的刀子，在憤怒地拋出鉤屑。斯特伯卡在無目的地翻着書頁，陰鬱地呼吸着鼻息；他不願參加這種爭論，因爲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木人在默認地傾聽着馬克西姆的話，看得出來，他在等待斯特伯卡說話。

「唔，可是，如果沒有神召引，是什麼樣的大變革呵……那時要做什么呢？……」——馬克西姆露出貪暴地閃着光亮的牙齒。

「把牙齒拔掉，安心等待大變革吧。」

「斯特伯卡，瞧吧，你已經不是很小的了，……去玩『破壞——破壞』的把戲，——損壞就是把你自己毀滅……發生了戰爭或是找着什麼機會的話，我首先就要把你撕掉……像你這樣的小狗用不着什麼理由就殺掉了，而且要用鞭子抽呵……抽到流血發腫……」

「跟着去鬧吧……」——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突然插嘴說。

「打得皮開肉裂，那才可憐……」——馬克西姆揪着鼻孔示意，大聲說。「在和德國的戰爭中，我記得，把我們一百人調到了莫斯科附近的什麼工廠裏，工人在那裏暴動。我們夜晚到了那裏，騎馬走進了門口，人民却都站在寫字間旁邊，人數很多，他們大聲叫着：『哥薩克兄弟們，站到我們行列裏來……』我們這一百人的指揮官是波科夫隊長，他下命令說：『用鞭子抽他們，這些畜生……』」

馬克西姆捧腹大笑，笑得滿臉發紫，充滿了紅潮，哈哈大笑了很久。

「我們身邊都有那種鞣皮做的鞭子，最後決定了勝負……我騎着馬望前跑，對同盟罷工的人們大聲喊叫：『做工的人民，起來，快起來，……哥薩克鞭打你們來了。』……站在最前面的是一個戴無邊帽子的老頭兒，是那樣瘦弱的、白頭髮的……我對他舉起着鞭子，他却被趕得跑開去，跌到馬腳下面去了。……』馬克西姆眯細着眼睛，伸長着頸子說：『那裏發生了什麼事呢……被馬踏傷了二十個女人。兵士們都憤怒着並且拿着劍……』」

「可是你呢？……」——斯特伯卡嘎聲嘎氣地問。

「我想起某人來了……」

斯特伯卡把背靠着火爐，越靠越緊，輕聲說：

「可惜，沒有把你這樣的爬蟲打倒……」

「誰是這種爬蟲？……」

「你……」

「誰是爬蟲？……」——馬克西姆把沒有鉋光的匙子拋在地板上，由板凳上站起來再問一句。用手掌擦着熱汗走近斯特伯卡身邊去。握緊拳頭，手爪陷進了肉裏，強硬地說：

「你這隻狗……你這個卡因（是聖經中殺死兄弟的人）……」

馬克西姆伸長着手，抓着斯特伯卡胸前一塊汗衫，憤怒地把他由火爐上拖下來，拋在寢台上。這個青年好像白熱的鐵一樣燃起了嫌惡。跳到了一邊，留在馬克西姆手裏的只有一片汗衫，舉起着拳頭……一個猛烈的耳光把斯特伯卡打翻了。馬克西姆的左手按着他的咽喉，右手拍拍地打他的面頰。斯特伯卡覺得壓在自己上面的哥哥吐着繁密的呼吸，在他的嘴唇上看出了冷酷的和不必要的微笑，每一下打擊都有呼吸襲來，聲音刺耳，眼睛流淚。跟着馬克西姆不能自制的流淚和微笑後，逼緊的喉嚨裏也在迸着侮辱的叫聲……打破的嘴唇裏流着鮮血。斯特伯卡轉動着凸出的眼睛，把血唾到了哥哥的臉上，可是他把頭轉過一邊去了，露出剃光了的、鼓起筋絡的頸子，仍然一聲不響地拍拍的把雜亂的巴掌打向斯特伯卡腫起着的頰上。

忍了一段時間，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親自來把他們分開。馬克西姆仍然微笑着，從地上把沒有鉋光的匙子檢起來，坐在窗子旁邊。斯特伯卡用手擦着流血的嘴唇，戴上帽子，輕輕地走出去，隨手把門關上。

「這對他有益……不要讓他爬過壕溝，那末也就會很快地關心父親了……」——馬克西姆說。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出神地揉着鬍鬚，皺着眉頭，瞧着因流淚而把面孔弄濕了的老婆子。

早晨，馬克西姆首先想談一談：

「你到蘇維埃裏去控告嗎？……」——他問斯特伯卡說。

「我要去……」

「可是就家族關係說來要這樣做嗎？……」

斯特伯卡瞧了一下馬克西姆的妻子發灰的面孔，和用前掛拭着眼睛的母親，也就不做聲。決定自己忍受侮辱，沉默不響。

從這天起，長久躺在家裏度着無聊的寂寞。女人們說着私話。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是好像十一月的黎明一樣陰鬱的，一聲不響。馬克西姆服罪般微微笑，和斯特伯卡攀談着：

「老弟，你不能對每一件小事都加以責難。在家庭裏，那種事情不會少吧？……可是這一切都要通過你的青年團……把這個青年團拋給魔鬼吧……沒有牠也生活了，而且現在我們也在活下去。怎麼你一定要擠到那裏去呢？……外面，鄰人們眼睛裏都在對父親閃問着：『什麼，據說您的斯特伯卡參加了青年團？』……可是老人家是有良知的……又在替你求婚，唔，有怎樣的壞女人不用舉行婚禮就來嗎？……沾污了……」

斯特伯卡守着沉默，走到戶外去。每晚都到廣場上去，到俱樂部裏去。在僧侶用的風琴的沙聲下

，想着不愉快的心事。

三

斯特伯卡自從成了青年團員的那一天起，和他的家庭分裂了。避開着而且疏遠着，好像染了傳染病的人一樣。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公開地說：

『斯特伯卡，現在你不是以前那種調子了。你對我們好像成了外人……不對上帝做禱告，不遵守齋戒，長輩來祝福，你也不親神聖的十字架……難道這是事實嗎？……關於家務，在你旁邊不敢多說話。……的確，果樹上已經造成了一個蟲眼……，如果不能及時充分醫治好，就會把牠蛀死，一定會變成一根朽木。可是醫治應當嚴格，病的小枝要毫不惋惜地把牠斫掉……書裏也有這樣的話。』

『我離開家沒有什麼地方去。』——斯特伯卡回答說。『今年就去服務，您的手也就解放了。』
『因為血脈，我們不驅逐你，但你自己的這種行為却要拋棄……沒有什麼事你到集會上去閒蕩，乳臭還沒有乾，你却到那裏去打哈哈！因為你這個異教徒，人們眼睛裏都在譏笑我。』

老人家 and 斯特伯卡談着話，臉色發紫，幾乎抑制不了激憤，可是斯特伯卡，瞧了一下父親冷酷的眼睛，瞧了一下硬得和野獸的切面一樣的嘴唇，於是想起了孩子們、青年團員的責難：

『斯特伯卡，要去壓制你的父親，他正在逼使窮人破產，春天賤價買了農具。這是慚愧的！』
斯特伯卡也就想起了，因為刺一樣的慚愧，而的確使面孔發紅，覺得心裏已經一點也沒有了先前一

那種血族的愛，對於這種殘酷的榨取，對於這個他叫父親的人，沒有了一點同情。

彷彿有一堵聲息不通的石牆，把斯特伯卡和他的家族隔開來了。這堵牆爬不過，敲不開……

疏遠漸漸地變得開始有點壞意，壞意更進一步變成了憎惡。吃中飯的時候，斯特伯卡偶然抬起一下眼睛瞧瞧，就碰着馬克西姆冰一樣的眼睛，把眼睛移去瞧父親，又看見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的袋子一樣的眼臉在燃燒着敵意的火星，匙子在手裏發着抖。甚至母親也在用冷淡的、怪異的眼光看着斯特伯卡。一塊麵包梗在這個青年的咽喉裏，眼中燃着並非乞憐的眼淚，湧起了輕聲的哭泣。自己抑制着，趕快停止了吃飯，並且由屋裏走了出去。

每夜，斯特伯卡常常做着一個同樣的夢：彷彿把他藏在草原裏的什麼地方，藏在沙坡下面。周圍是一些不認識的外人，斜坡上長着乾枯的雜草和尖葉的、蛇一樣的大蒜。斯特伯卡好像現實一樣明確地看見每一條小枝、每一片葉子。後來又把他——斯特伯卡——的屍體拋在地穴裏，並且用鋤頭撒着粘土。一個冷的鉛塊落在胸上，接着落下了第二個、第三個……斯特伯卡剛睡醒，咬響着牙齒，有着壓得很緊的胸部，終於完全醒過來了，於是呼吸着深而且密的呼吸，好像他沒有了空氣一樣。

四

走近刈草場。草在向人縹緲着。速生草的尖頭上，刺針在漸漸地乾枯掉，葉子在發黃並且枯皺了，油茶灌滿了漿汁，餵馬的羊蹄草捲伏在低谷裏。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比一切都更早收割了自己的耕地，每夜都架着牛車，和馬克西姆由分區裏跑到界外去，跑到全村公有地的自由的土地上去。星星都消失了，天空成了灰色的，鶉鳥正在叩破晨曦；牛車走近的時候，使斯特伯卡覺醒了，聽見刈草機在露上軋軋地響，在割着偷竊的草。

兩個冬天，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都堆積了乾草。他而且知道，等春天來了，不能服役的家畜快要餓死的時候，農人就會拿來品質很好的貨幣而抱一把乾草去，如果沒有貨幣，那末就會把去年夏天生的小牛趕到自己的牛舍裏來。就是因為這種原故，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搭了三俄丈高的乾草堆。憤激的人們都在說：「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黑夜侵奪了別人的乾草，可是沒有人指名說他是賊，加在人身上的冤枉會少嗎？……」

五

星期六，昏暗的時候，潑羅賀爾。托金來了。站在門邊躊躇了很久，手裏拿着一頂戴舊了的綠色騎兵帽，帶着憂鬱的而又討人歡喜的微笑。「是到父親這裏來請求借一借牛吧。」——斯特伯卡這樣想。穿過裂了縫的有口袋的褲子，看得見潑羅賀爾衰萎的軀體，光光的腳滴着血，深凹的眼窩裏好像煤滓一樣發着微微的光，閃着細細的斜視的黑眼珠。眼光是怨恨飢饉和有所懇求的。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看基督的面，救救吧……我要做工作呵。」

「可是你有什麼災難呢？……」耶科夫問，沒有從床上起身。

「把牛借給我一天吧……搬運乾草。明天是休息的日子……可是我要去搬運……那些乾草被人搶奪去了……」

「牛不借。」

「看基督的面吧。」

「潑羅賀爾，不要請求，我不能借。畜生太苦了。」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請考慮一下吧。你親自知道我的家庭……小牛拿什麼過冬呢？……打仗——打仗，沒有割，可是草都拔完了。」

「父親，把牛借給他吧……」——斯特伯卡插嘴說。潑羅賀爾把感謝的眼光轉到了他這方面，把眼睛匆忙地瞬了一下，就停在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身上。斯特伯卡意外地看見了，潑羅賀爾的膝在微微顫動，可是他想隱藏着那種不能自主的戰慄，把一隻腳跨在另一隻腳上，好像披了皮甲的馬一樣。斯特伯卡覺得一股嫌惡的嘔氣襲來了，臉色蒼白，用詈罵的聲調大聲說：「把牛借給他吧……費什麼力！……」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把眉頭一皺。

「你不能指揮我。如果是這樣歡迎的話，那末休息日駕車去搬運乾草好了。把自己的牛交給別人手裏我不相信。」

「我去。」

「唔，把車駕去吧……」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謝謝呵！」——潑羅賀爾鞠躬說。

「謝謝——謝謝，可是打穀子的時候要來，來幫一星期的忙，你做工作去吧。」

「我來。」

「嚇——嚇，你瞧……」

六

星期日，幾乎剛剛才天亮，小屋和牛欄的窗子下，區長就在用手杖敲得拍拍響。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在台階的旁邊，就碰着本區的區長。

「你一早砰砰的幹什麼？」

「天亮了，你到學校裏去開會。」——區長解開煙袋，用一小片報紙揩了一下口涎，模模糊糊地啣啣唔唔說：

「統計人員來登記播種地……以便收稅。就是這麼一回事……再見。」

走向小門去了，聽到劃火柴的聲音，皮鞋格格格的響聲。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低頭對着鬚鬚凝神地想了一下，於是轉身朝着正在從飼水場上把牛趕出來的馬克西姆走去，並且叫着：

「牛暫時借給潑羅賀爾。今天早晨開會收稅。統計人員來了。我們兩個人同去找斯特伯卡吧。他——

是青年團員，對他也許有什麼優待。他什麼也是白費，什麼呢？敗壞祖業，到俱樂部裏閑蕩。」

馬克西姆放了牛，趕快走到父親身邊去。

「你，瞧，不要老得糊塗……雖然有二十俄畝，只要登記六畝或七畝就夠了。」

「這還要誰指教嗎。」——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微笑着說。

吃早飯的時候，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用異常親切的聲調對斯特伯卡說：

「夜裏和潑羅賀爾去搬乾草吧，可是現在，去把休息日的褲子穿起來，我們一同去開會。」

斯特伯卡一聲不響。吃過了早飯，什麼也不問，就同父親走出去。在學校裏，人民擠得好像豐年田畝裏的禾穗一樣。輪到了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煙草的煙熏得發綠的統計人員，透過棕色的鬚鬚瞧了一下問：

「種了幾俄畝？……」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沉默了一下，照例地眯細着眼睛說：

「兩俄畝大麥（他的左手把兩個指頭彎到了掌心裏），一俄畝黍（他又彎下了一個指頭），四俄畝小麥……」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加上了第三次的指頭，抬起眼睛瞧着天花板；有一個什麼人爲了遮蓋着笑，而在連聲咳嗽着。

「是七俄畝嗎？」——統計人員神經過敏地敲着鉛筆問。

「七俄畝。」——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堅決地回答。

斯特伯卡用兩手分開道路，衝到了桌子旁邊。

「同志……」——斯特伯卡的聲調是乾燥的、嘎聲嘎氣的、用力衝出來的，——「統計員同志，那有錯誤，……我的父親忘記了……」

「怎麼忘記了呢？……」——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臉色發白喊叫着。

「還忘記了一塊小麥的耕地……總共播種了二十俄畝。」

一羣人在低聲說着話，咬着耳朵。後面幾排裏有幾個人的聲音一同叫着說：

「的確……實在……都說耶科夫……他三次都是按七畝登記……」

「公民們，你們做什麼？要使我發生迷誤嗎？……」——統計員神氣不振地皺着眉頭說。

「都知道他是什麼人……敵人在誘惑……的確是二十畝……是那樣的……上帝保佑你……施恩吧，忘記了……」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的嘴唇措亂地發着抖，變青的面頰上血管在發跳。房間裏成了惡劣氣氛的靜寂。議長對着統計員耳朵裏囁聲說了一些什麼，於是用紅鉛筆塗去了「七」字，在上面粗粗地寫了一個「二十」。

斯特伯卡跑到了潑羅賀爾那裏喊他，又經過花園急急忙忙跑到了自己家裏。

「弟弟，你趕快吧，父親由集會上回來，就不會把牛借給什麼鬼。」

趕快由蓋蓬下把榻車拖出來，駕好牛。

馬克西姆由台階上高聲叫：

「登記了播種地嗎？……」

「登記了。」

「對你有什麼優待嗎？……」

斯特伯卡不了解這句問話，一聲不響。把牛車駕到了門外，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正在垂頭喪氣緩緩地由坪上走向小巷子裏來。

「向右……」

舉起鞭子強迫着牛加快步伐走。兩輛榻車帶着卸下來放着的梯子，緩緩地雷鳴一樣響着，拉到草原裏去了。

站在門邊喘氣的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揮着帽子喊：

「轉——轉——轉來。」——風散亂地吹來嘎嘎的叫聲。

「不要睬他。」——斯特伯卡對潑羅賀爾叫，用力抽着鞭子。榻車好像由崖坡上飛下去一樣跑過去，可是由村莊上，由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的大房子那裏仍然飄來了拖長的叫聲：

『畜——畜——畜生，回——回——回來……』

八

昏暗中把車駕到了潑羅賀爾的耕地上。把牛從車輓中間解出來，把牠們放在收割過了的小耕地上去啃一些沒有割完的草。把乾草搬到榻車上，最後決定在草原裏過夜，等到黎明趕回家去。

潑羅賀爾踏着第二輛榻車，這輛榻車上堆成滾圓的，腳陷落下去，安睡了。斯特伯卡躺在地上喘息。因為下露，把襖子披在身上，臥着，眼睛瞧着玉藍的天空，瞧着牛的黑影子，這些牛在荒地上啃着沒有割刈的草。兩個黑團在啃着看不清楚的草皮，蟋蟀吵得人耳聾，梟鳥在什麼地方傷心地哭泣。

斯特伯卡好像模模糊糊地睡着了……

潑羅賀爾最先醒來。由榻車上慢慢地爬下來，蹲在地上，瞧了一下，沒有看見牛在什麼地方。黑暗是濃厚的、淡紫色的，和蜘蛛網一樣地圍繞着眼睛。草原上佈滿了霧。榻車的轆棍像大熊一樣突出着，放在西邊。

潑羅賀爾走了十來步，碰到了睡着的斯特伯卡。

用手去扯斯特伯卡的襖子；冰冷的霧弄濕了的羊毛，把手冰得很爽快。

『斯特伯卡，起來……牛沒有了……』

找尋走失了的牛，一直找到夜。在草原周圍轉來轉去走了十俄里，爬遍了所有一切的峽谷，踏遍

了荒地和山隘上沒有割刈的繁茂的花草……

牛好像鑽進土裏去了一樣。

到了晚上，兩個人聚在孤零零的榻車旁邊，面孔發黑，身上都撕破了的潑羅賀爾首先問：

「怎麼辦？」

他的聲音是說得不大響亮的。不安的斜看的眼睛在含着眼淚睜動着。

「我不知道怎麼辦。」——斯特伯卡帶着一種痛苦的冷淡回答說。

九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睜了一下太陽，打了一個噴嚏，喊馬克西姆。

「沒有掉到斷崖裏去吧。夜到了牛欄上，他們却還沒有回來。畜生來了我要教訓他，很好……當然要去照料一下播種地……要幫助父親去培植這些蛇一樣的植物……」——他的臉色發紫，高聲大叫：「把駕車的小馬牽來……我們一同去，去接……」

馬克西姆老遠就看見，堆着乾草的榻車旁邊，不動地坐着斯特伯卡和潑羅賀爾。

「爸爸，你瞧，怎麼沒有牛……」——他用軟弱的音調囁聲說。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把巴掌折成了小船一樣的，遮着眉毛遠遠地瞧；一面注意地瞧着，一面用鞭子抽着馬。馬車在凸凹不平的沒有開墾的地上奔跑着，馬克西姆合緊着嘴唇，用力振着馬韁繩。

「牛在那裏？」——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大聲喊叫，蓋過了車輪的響聲。馬車停在第一輛榻車旁邊。馬克西姆跳下去，拭了一下腳上的灰塵，皺着眉頭快快地走到了斯特伯卡身邊。

「牛在那裏？……」

「走失了……」

像野獸一樣惱怒起來了，轉身回到跑着的父親身邊，十分憤激地大聲叫：

「爸爸，牛走失了……你的小兒子……使我們破產了……提着袋子去討飯吧……」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一口氣跑去毆打臉色發白的斯特伯卡，把他打倒在地上。

「我打死你……割掉這個癩癧……畜生，你說實話，是把牛賣了嗎？……那裏，多半有商人……

在等着……爲了這一件事，藉口搬乾草，就騎走了……你說——說吧……」

「爸爸……爸爸……」

旁邊，馬克西姆也把潑羅賀爾按在地上。在用皮靴踢他的腹部、胸部、頭部。潑羅賀爾用手掌遮着面孔，並且在輕聲哎喲哎喲的叫。

馬克西姆由榻車上取出了一把大木叉，叉着潑羅賀爾的腳，率直地並且輕輕地說：

「你承認和斯特伯卡賣掉了牛嗎？……約定了……」

「老弟，……不要誹謗……」——潑羅賀爾舉起兩手，很濃的、藍黑色的血，由他打破了的口裏

流到了汗衫上。

『你不說嗎？……』——馬克西姆輕聲盤問着。潑羅賀爾哭起來了，打着逆噎，伸長着頭……木叉的齒是不很粗的，好像叉着乾草一樣，從左乳下面插到了他的胸中。血不時不時地流着……斯特伯卡被父親按着毆打，彎起身來用嘴唇找着父親的手，吻着手上因傷痕而腫起的血管和棕色的硬毛……

『如心願了，……我打死你……』——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嘎聲說，把斯特伯卡碾死在露濕的地上。

昏暗中到了家裏。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一路都是把臉朝下躺着。路上走到窪下的地方，他的頭就輕輕地碰着馬車的底。馬克西姆拋下了韁繩，從褲子上刷掉了看不清楚的灰塵。快要到莊屋的時候，他快口快嘴說：

『到了，可是他們躺着打死了……因為牛，不能別樣處治他們，……牛却牽去了……』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一聲不響。他們在門邊碰着亞克西尼耶（馬克西姆的妻子）。在家機布的裙子下面抓着垂下的大肚子，帶點懶怠的憐憫心說：

『你們使這匹馬白跑了……牛，瞧牠們，早回到家裏來了，畜生。斯特伯卡在幹什麼？難道還留在那裏尋找嗎？……』

沒有等待回答，口就張成了一個十字，打了一個呵欠，用很重的跛行的步子走進屋裏去了。

紅軍陸戰隊

傅爾曼諾夫

秋天，一九二〇年八月裏，佛朗喀爾把幾千優秀的軍隊，由克里米調到了庫邦。指揮這些軍隊的是烏拉加，他是佛朗喀爾一個最親近的戰友。調動的目的，是要掀起庫邦哥薩克人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推翻蘇維埃政權，好由海道把糧食輸送到克里米去。白軍陸戰隊在亞速海沿岸三個地點登了陸，一舉就自由地、迅速地向前推進了，幾乎沒有遭到阻礙，接二連三地佔領了許多村莊，越走越近地逼到了這一區的中心——克拉斯諾達爾。

庫邦的人心動搖起來了、驚慌起來了。這激怒了第九軍的部隊、緊急集合的志願軍的部隊：在這幾天動亂的日子裏，僅僅克拉斯諾達爾一個地方，就補充了六千工人志願軍！烏拉加的白軍陸戰隊，進行了勝利的行軍，一天天都在等待着哥薩克人暴動、幾千幾萬人建立遊擊隊、來附和他們、幫助他們突進到紅軍的後方去、把紅軍擊潰並且殲滅。可是像這一類的事情一點也沒有發生。內戰長期艱苦的經歷，證實了紅軍的實力，證實了蘇維埃政權的強大，庫邦的哥薩克不相信烏拉加的操謀設計會成功，因而保持着安靜，沒有起來幫助他們。自然，富有的哥薩克不是心悅誠服地贊成糧食分配制，不

是心悅誠服地贊成禁止自由買賣，不是心悅誠服地贊成禁止鮮廉寡恥的擄取工人——雇農，可是雖然有這一切的不滿，哥薩克的富人們，却沒有勇氣像一九一八年出面反對蘇維埃政權那樣來出面反對蘇維埃政權了。然而，由白軍陸戰隊方面來的危險性，却仍是很大的。必須趕快阻止他們前進，牽制他們，然後攻擊他們並把他們驅逐出去！

八月二十幾號的那幾天裏，敵人都停頓在離區中心——克拉斯諾達爾——四十或五十俄里的地方。採取了許許多多緊急處置。這些緊急處置中，有一項是派遣紅軍陸戰隊，沿庫邦河和伯羅托克河潛入敵人的後方，潛入離克拉斯諾達爾一百五十俄里的諾佛里支斯特伯列夫斯克村；當時指揮白軍陸戰隊的烏拉加將軍的總部就設在那裏。紅軍陸戰隊的司令是科夫鶴同志擔任，我擔任兵站委員。

我們的任務，是要從敵人後方突然的襲擊他們，要在他們近邊發動攻擊，使他們發生狼狽，破壞整個計劃……

二

庫邦碼頭上停着三艘輪船：『勇士號』、『善人號』和『武士號』，火輪是很壞的、破舊的、走起來是拖不動的：開足馬力一小時也只能拖七—八俄里。在這些輪船和四艘拖船上，必須把我們的紅軍陸戰隊輸送到敵人的後方去。

整天到夜，河岸上都充滿了非常的活躍：必須在幾小時內集合兵力，武裝起來，準備糧食，可能

還要修理什麼……汽車跑來了，騎兵飛奔着，大砲搬來了，燥雜得不得了，把牠拉在沙坡上；轟轟的聲音和噹噹的聲音，雜在載着糧秣和彈藥的一大羣話聲燥雜的軍用馬車中間；遵照一道什麼祕密命令，一羣紅軍跑來了，神氣十足地背着硬重的背包，彎着腰，在河面的跳板上擺一擺地走着，消失在輪船張開口似的暗洞裏。……裝彈藥的箱子是兩人一組地搬着，那些更重的箱子是四人一組地搬着，輕輕地解下來，輕輕地搬動着，輕輕地放在地上，——有過這樣的命令：『彈藥拋不得！』唔，送來了大圓麵包，這使他們十分高興；他們，好像拋小皮球一樣，一手一手地拋過去，彼此互相努力追逐着，傳遞得敏捷而且迅速。可是另一次，有一個打呵欠的張開口的人，對這小皮球給了一拳，就跳過他的頭，落到遠處的鄰人手裏去了，這個鄰人是帶着狡獪的微笑在等待着的。

有一個這樣的張口打呵欠的懶骨頭，站在水面的跳板上，把帽子打落到河裏去了，友愛地大聲笑着，尖着聲音喊：

『波浪湧起來了，快把這件小東西撈出來吧！』——一個人喊着說。

『你瞧，流得很快呀！』——別個人大聲說。

站在小船上的第三個人却笑着說：『用橈去打撈呵，試試運氣吧……』

在這種情形以後，小孩子把帽子檢着了；那是在岸邊，把牠拋在地上，那個靠水站在跳板上的人塞到了懷裏，塞到了腰帶裏。

裝載的事情仍在繼續。一隊新的部隊神氣十足地整隊走來了，以後散開來，消失在這一大羣人裏

——這些新來的人也在開始跑着、拖着、叫罵着、大笑着，來了一些工會的人，手裏和肩上都帶着器具，準備做工，他們一面和紅軍打着譁、鬧着玩笑，一面消失在輪船貪吃的咽喉裏了。

岸上到處都是女販子在賣水汁很多的熟西瓜；行動敏捷的並且高聲喊叫的小孩子們，到處鑽來鑽去，唱歌一樣的勸人買香烟。閑着沒有事幹的觀衆們，從很遠就站得好像一堵牆一樣，疑疑惑惑地睜着這一切準備工作，打聽着、觀察着、窺探着。以後，每個人都向城裏散佈着荒誕的傳說，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一切。那裏有些慣於這樣的偵探們，甚至他們都不能根據這種吵吵鬧鬧的、公開的外表，來看透這種祕密；這種準備是十分祕密的：是誰要船？爲什麼？牠們開到什麼地方去？——這誰也不知道。我們對於幹部、對於負責的工作人員，甚至都沒有完全洩漏這種祕密。

關於我們這件事，祕密是十分必要的。應當嚴守祕密，因爲，這種祕密如果在克拉斯諾達爾一洩漏，過幾點鐘就會傳到烏拉加的總部裏去。

在內戰時期，白黨哥薩克們特別習慣了維持自己那種哥薩克的『傳遞法』，就是由塞米列支的吉爾希齊人那裏學來的，慣於把一切重要事件立刻一村一村的傳過去。吉爾希齊人得到了消息，就跳上馬，跑向平原去，鑽過山間的小路——結果，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把一切荒僻的區域都通知遍了。如果烏拉加預先知道了關於紅軍陸戰隊的事情，那末我們的全部戰略也許就不值半分錢：對於接觸有了準備，對於無論什麼工作都有了穩妥的打算，那末我們也許就不能使他遭到損害：埋好河裏的水雷，把十五架機關鎗架在蘆葦裏，再加上兩三尊大砲，備有霰彈，——那末這裏就是紅軍陸戰隊的墳墓：

在河面窄狹的地方挽救是很困難的。所以祕密是要保守的。

驅散那些不認識的人的混亂的叫聲，這是很有趣的問題。可是戰士們甚至對這些事情都不覺得有趣；只有一個有着獅子鼻和雀斑臉的機關鎗手科糾般科，用手肘撞了一下旁邊的鄰人說：

「幫助一下好嗎？唔？」

「大家都知道，不反對自己人。」——他的不滿意的鄰人斥責說。

這次談話也就結束了。

紅軍們都是應召的勇敢的男子漢：志願者、職工會的會員、工人、青年團員、黨動員的人，——一句話，都是那些能够共同開始任何困難事件的孩子們。總共募集了八百個鎗兵，九十個軍官，十挺機關鎗，加上一小隊砲兵和兩尊野戰輕砲。這個支隊是不大的，但是強有力的。

午餐以後，到了四點鐘，對於開船的事情一切都準備好了：把最後一個彈藥箱都搬到了船上，車輛也搬到船上來了，疲勞的、汗濕的馬也牽上來了。

可是還要等一下，不是醫藥用品還沒有來嗎？在這同樣的情形中，這些東西是早就來了，看得明明白白，牠是最後一個沒有來。終於也運來了，可以說，醫藥品的存量是少得很的。

拖船上和輪船上都把跳板拖起來了，把泥溼的粗繩拋下去了。……女人們都在把沒有賣完的西瓜收到袋子裏，掙在肩上，走了。岸上成了空虛的，閑人都走散了。……拖船上堆着馬鞍、布袋、繩索、乾草、西瓜、士兵的背包，——戰士們有着各種各樣的態度：有的是小聲說話的，有的是吵吵嚷嚷

的，有的是快快樂樂的。

三

在一艘拖船上，靠近船舷，腳吊在外面，坐着剛卡，他是青年團來的，就職業說是一個排字工人。他的年齡是十八歲。剛卡的面貌是清秀的、美麗的，而且眼睛是明亮的、聰明的。他玩六絃琴玩得很好，他的脚步是輕輕的，跳舞跳得特別好，唱歌也唱得響亮、洪大、自由。剛卡由青年團出來，很想加入戲劇研究社，去發展自己的天才，就是這個時候，烏拉加漂海來了，研究不成了，應當去作戰，他對於去留的問題，甚至沒有躊躇一下。在青年團的時候，宣佈徵集志願兵，他是首先簽名的一個，一秒鐘也沒有遲疑一下，恰恰相反，他把全部感覺、思想和意志，就突然傾注在盼望非常特別的、不可思議的事件中了。他從來沒有上過戰線，是把戰線想像得十分空幻的。

剛卡沉默着，把痰吐在水上，高興地看着小小的魚兒跳來跳去，嚥着他的凝乳一樣的白痰。

剛卡後面蹲着水手列昂梯意·世測特康。眼睛好像梟鳥的眼睛一樣，是圓圓的、水汪汪的，當需要善良的時候就是善良的，當需要殘忍的時候就是殘忍的。頭髮剃得光光的，敞開的闊大的胸部，被日光炙得好像一只銅臉盆。世測特康沉默着東張西望，口裏噴射着下等煙草的煙，用拳頭捶着自己的膝頭。

他的腳旁邊一堆乾草上，躺着頭上披着黑色捲髮的唐茲卡，是一個勇敢的騎師，是一個美麗的白

面孔的白俄羅斯人。在這艘拖船上，唐茲卡最寶貴的東西，是他的那匹叫做幼斯的斑毛馬。

他爲什麼叫他做幼斯，他自己也無法說明，然而多半是因爲這樣的：當唐茲卡時常叫着「幼斯、幼斯、幼斯」的時候，馬聽着了嘯聲就很高興，於是雀躍的踢着、踏着、呼嘯着。受了傷的幼斯，接連兩次救了自己這位白面孔的騎者的生命，甚至馱着他逃脫了奔來的哥薩克馬的追襲。

唐茲卡睜開眼睛躺着，在啃着西瓜皮，發着鼾鼾的聲音，向旁邊吐着痰。

並排站着一個姓卓波特的騎兵中隊長，他是一個高高的、筋骨強壯的、氣力很大的人。在廣大的俄羅斯由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由這一頭到那一頭，過的半飢餓的流浪生活，破爛不堪的家庭生活——無論什麼都不能傷害他的健全的靈魂，都不能傷害他對於生活鮮明的、嚴肅的態度。彷彿這個人從來都沒有、也不會有什麼不幸和悲哀；彷彿他只有不斷的高興，這種不斷的高興是坦白地存在於他的意志上，並且貫進了一切裏；貫進了他的言語裏、他的動作裏，貫進了他和人交際及處理一切事情都覺得容易而且快樂的那種態度裏。

卓波特站在那裏對什麼東西——多半是對自己的思想——微笑着，並且向上望着庫邦……

臉上有雀斑的黃口小兒科糾般科也在那裏。他是虛弱的、矮小的，好像插在地裏面一樣，並且當他開始用細小的、靜寂的聲音說着什麼的時候，就成了更加矮小的。窮人患着肺病，治療得很少、很壞、很粗略。可怕的疾病使他瘦弱下去，準備把他逼死。科糾般科知道這一點，當他單獨一個人的時候，就成了陰鬱、悲哀、沈思的。可是碰着好多人時候，他就趕快加入，並且說話的聲音超過了一

切人，但這種話聲是沒有什麼邪氣的、沒有什麼惡意的、無論什麼人都不會因此對他生氣的。當時他在努力轟隆轟隆地說着話，大個子卓波特在諛弄着他，十分抑制地小聲說着話，面上露着容忍的、寬大的微笑。

「鬼東西，怎麼哪？不要淘氣！」——唐茲卡瞧見幼斯在趕去咬相鄰的鬮馬，於是這樣叱叫着。幼斯站住了，好像在用心思考着聽來的那句話，把溫和的鬮一樣的耳朵伸動了兩三次，於是鬮馬那裏走開去。

「對！對。」——唐茲卡莊重地說明着。

「可是什麼東西「對」呢？」——卓波特微笑着問。

「你沒有看見嗎？牠懂話……」

「唔，我瞧見牠在站着，如以前一樣站着。」——卓波特開着玩笑。

「想咬，放蕩者……」

「大家不定想什麼。」——世測特康研究哲學般的咿咿唔唔說。

大家沉默了一下。

「同志們，——剛卡轉過身子來對他說，——却多半是這樣的：馬和主人弄熟了，也就懂得他對牠說什麼，對嗎？呀？」

「就是那樣，雖然有時……」——唐茲卡開始說。

『這是明明白白的。』——卓波特大聲喊，打斷他的話。『你說別的，說，躲開去，可是牠就要用蹄子踏你的腳了……牠一切都懂得還是怎樣……』

『不，同志們，牠懂得，——科糾般科插嘴說，——不過需要飼養。你飼養牠，牠就懂得你的話。並且只聽你一個人說話。我的父親有一隻黑的公馬，只有他一個人能夠走到牠身邊去，鄰人安第爾却咬破了手，撕下了肉……父親一個人和牠走路，就像小綿羊一樣……』

『誰飼養牠，牠就喜歡誰。』——剛卡擁護他說。『愛的話一切都懂得。大概，只有傻馬才不爲什麼，你想想，不會生氣吧？的確……牠一下就懂得……可是肩胛間的隆塊拉破了，——疲倦了，却希望再來拉破牠……兄弟們，牠一切都懂得。』

『的確是那樣。』——唐茲卡擁護他說。

一個帶着一條玫瑰色的手帕的大姑娘在岸邊走；她注視着拖船上，顯然是在找尋什麼人。

『哎，杜娜。格魯娜，——卓波特喊着，——你沒有見了什麼嗎？』

大姑娘微微一笑，繼續向前走……

『把一塊手帕送行也好。』——他笑着說。

『她瞧都不想瞧你一下。』——世測特康插嘴說。

『她在看你，她在吃驚……』——卓波特絕了望說。

『那很好，這匹牝馬想吃鞭子……』

大家一齊哈哈大笑。

「剛卡，——科糾般科說，——我帶有手風琴，你想唱歌嗎？」

「我沒有什麼好唱。」——剛卡同意說。

科糾般科消失在布袋和馬匹中間，很快就帶着手風琴回來了。

坐在圓木頭上，定一定神，試了一兩分鐘的音，就拉着音鍵，低聲唱着什麼給自己聽，把手風琴的音完全弄得和諧了。

「唔，唱什麼？」——他對剛卡提出這樣的問題。

「你想唱什麼……」

「就唱『由鳥後走上了激波』吧……」

「走上了激流。」剛卡改正說。「不過要幫幫忙，一個人不成……」

「開始吧！」——卓波特和唐茲卡一同表示同意說。

剛卡唱起來了。起初是輕輕的，好像是在試試合適不合適，然後聲音就唱得逐漸洪亮起來了……他已經用腳站起來了，把面孔轉過去對着河，不是對着人們唱，而是對着庫邦河的波浪唱。

手風琴奏得很壞：科糾般科幾乎一點也不會奏手風琴，可是這件事下不了台。當剛卡唱起來的時候，科糾般科奏得聲音很低，同時在傾聽着剛卡銀鈴一樣的聲音，可是當他想給手風琴彈一段「過門」的時候，就已經落後了：孩子們趕快接着用雷響般的聲音唱歌曲的下半句，這使得科糾般科沒有工

夫想一想要怎樣跟下去……全拖船上的人都聚集到歌手的身邊來了，並且和他混合在一個共同的歌聲裏……剛卡唱完了，又重復唱着頭一個歌：

『由島後走上了激流，

走上了渺茫無涯的河的波濤……』

像暴風雨一樣迸出了胸中的、有力的聲音——

『浮出了傻子斯切潘

誇張粉飾的那隻獨木舟……』

在這一分鐘，歌手向旁邊搖擺了一下。輪船沒有拉氣笛，就微微地、輕輕地離開着地面，從岸上解開了纜，後面拖着拖船走……

四

船好像一隻巨大的怪物，把長長的飄帶向河面伸展着。在這種情景中，同時包含了一種嚴肅的和堅定的意義：這是把部隊航運到敵人的後方去。

這誰也不知道，但根據緊急召集的性質，大家已經感覺到和體會到面臨着什麼極重大的事故了。

在充滿思想的簡短的一瞥中，在迅速的、神經質的動作中，在急切的和扼要的言談中，——在一切事物中，站在岸邊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到了什麼新的事故，什麼完全沒有過的事務；這種狀態跟着——

前進的程度在增大起來，並且對於苦難的期待取得了更加更加確定的形態。

關於作戰，輪船上的人一般都比拖船上的人知道得更多，大家都散在甲板上，並且在向各方面指手劃腳地評論作戰、什麼地方有沼澤，什麼地方要通過大道和小路……

圍繞着庫邦走，並且在綠色的河岸間彎來彎去。這時已經通過了科爾尼洛斯克墓場，這是岸邊上的一個小小的山丘，大家都很熟悉，這是一個那樣值得紀念的、有歷史意義的地點！這些河岸上密密地撒滿了鮮血；這裏的每一尺土地，都被我們紅軍的部隊以猛烈的戰鬥擊退了沙皇的將軍們。

隊伍航行得更遠更遠了……

廣闊的黑暗的斑點展開在遠方的村落中。樹林沒有了，周圍成了廣闊的，現在已經是空曠的、收割了的田野。

有一個地方的草特別茂盛而且鮮綠，這就是沼澤；有時遇着一叢叢的蘆葦；但此地蘆葦還不很多，——牠們在更遠的地方，在明天夜裏還更加多得多；間或有時閃現着江口鉛一樣的河胸，牠的周圍好像帶着一些乾兒子一樣，散佈着許多小小的、彎彎曲曲的、奇形怪狀的灌木叢……

黑暗的八月的夜，落得更加更加低了。這時已經看不見岸了，代替牠們，兩邊殘留着一條什麼單調的模糊的地帶：看不見草，看不見蘆葦，看不見灌木叢，——什麼也看不見。船隊慢慢地前進。前面，好像站在憤怒的主人前面的可憐的狗一樣，摩托的小船在各方面旋轉着、圍繞着。賦予牠的任務，是去觀察一切、打聽一切。探聽前邊所有防備的事情，而主要的是去察看有沒有埋藏的水雷。

這第一夜還沒有感到巨大的危險：必須在清早以前到達斯拉揚斯克村，如果按水路計算，牠離克拉斯諾達爾有七十八俄里。在斯拉揚斯克，是我們的；所以到這個村莊的兩岸，當然也是我們的。然而這種推測也可能是錯誤的：敵人對於秘密的小路和蘆葦的曲徑的一切地方，都知道得很清楚，常常竄進我們的後方，並且發現了那裏是對牠完全沒有防備的。在這些地方，他現在也能够竄到我們通過的兩岸來。可是平靜得很：沒有射擊，沒有騷動。僅僅聽到汽船輪子下水的拍擊聲，有時加上被不安靜的鄰人所激怒的馬的嘶叫聲。

輪船的甲板上空虛了，人們都走進船艙裏去了。都坐着一聲不響，沒有心思說話。別一些人在躺着，搖搖擺擺的時候睡着了；別一些人在坐着，把視線注視着黑暗的玻璃，接二連三地吸着烟捲。拖船上也是靜寂的：靠着馬鞍，靠着布袋，靠着車輛，或是互相背靠背，紅軍戰士們都在睡覺。都在爭先地睡覺、發鼾聲、閉着眼睛，——聽聽這種特別的交響樂是異常奇怪的。在輪船裏打着睡息和鼾聲，然而不是那樣抑制着的、是那樣輕輕的，在岸上幾乎是聽不到的。

我們紅軍的船隊航得更加更加遠了。當地上起了濃密的霧，而東方剛剛在微微地透出霞光的時分，我們努力到達了斯拉揚斯克。

靠近這個村莊，河上有一座巨大的鐵橋。牠被白軍破壞了，當時發見了鐵橋的情況是毫無希望的。這隻大怪物倒在水裏，但最後的一穹還在站着，牠的角下倒着中間的一穹，這一穹沉在水底。在這最後的一穹下，我們的船必須從這裏通過。這件任務是不容易的，因為河道在這裏是淺得很的。工作

一直做到夜晚；測量着、探索着、每一步都要檢查着。最後對於開船完全準備好了，加入了一些新的戰士，是由斯拉揚斯克得來的。現在大約總共募集了一千五百人。把一些什麼物資搬到了船上，於是從新起程，陸戰隊分做三個梯隊。在旅途的時候每一隊的隊長都派定了自己的長官；天氣晴朗，迫近了夜晚可能發生什麼事故的路途。

不過剛剛黃昏，就成了如同夜晚那樣靜寂的、無聲的，拖得很重的輪船解纜離岸了。村子裏沒有看見一個人離開去；他們整天都被軍隊包圍着，村裏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人都沒有放出去。這裏也保守了祕密。

祕密救出了紅軍陸戰隊的生命。

由斯拉揚斯克到諾佛里支斯特伯列夫斯克，駐着烏拉加的總部，到伯羅托克有七十俄里。必須走一整夜。時間是像這樣計算的：要在黎明的時候、在霧裏到達上陸的地點，當時大家還沉在深睡中。應當突然地襲擊敵人，完全出其不意地出現。

這次行軍的參加者，無論什麼時候都忘不了這最後的、可怕的一夜。當到達斯拉揚斯克的時候，此地仍是自己的地方，敵人要竄到這裏總有困難。可是現在，過了斯拉揚斯克，——在江口和蘆葦叢的中間，靠着那些壅蔽低溼的河岸的草叢和蘆葦，到處都羣聚着敵人的尖兵和偵察隊，情形是極端危險的。在這樣的情況中，應當採取特殊的手段。

五

輪船航進以前，部隊的指揮官們就在岸上聚成一堆，討論必要的警戒手段。司令官科夫鶴就在那裏，他的名字是和塔曼軍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這支軍隊，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沿着高山和深谷由敵人圈子裏退出的時候，是遭到了許多災難的。庫邦，尤其是塔曼，特別熟悉並懷想這位司令官耶比方。科夫鶴。他是波爾塔夫斯克村貧農的兒子，在內戰期間，損失了所有不多的全部財產：他的房屋被白軍燒光了，財產被搶盡了。科夫鶴的全部革命，都是在武裝中。後來他立了不少的功績。是的，現在庫邦在危險中，必須有一個人去投身地獄，潛入敵人的後方，不僅是應當進行勇敢的戰役，而且應當進行瘋狂的戰役。選誰去呢？是耶比方。科夫鶴。他有着好運動的科列拉斯特人的體格，闊闊的胸部。在混亂的情況中，他總是意識清明的。好幾分鐘不說話——不發命令。科夫鶴有着炯炯的灰色發光的眼睛；聽覺靈敏，身子是強健的、有力的、敏捷的。由於那種決斷，留在人民的記憶中是一個半神話的英雄。他的姓名的周圍，聚着許多奇怪的傳說，紅色的塔曼人把他的姓名和一切偉大的事故結合在一起。科夫鶴站在岸上，機械地、不自覺地一下一下拉着寬闊的、棕色的鬍鬚。

和他並排站着的第一個人，是最親近的優秀助手科華列夫。他因為撲傷把面孔弄成了歪的，頰骨扭到了一邊，上唇向前突出。忘記了科華列夫參加過幾次戰鬥，參加過幾次攻擊。甚至不能確實地計算出來，究竟受過多少次的輕傷；那不是十二次就是十五次。我不知道他身上有沒有什麼生來的地方

，那是沒有落過子彈、沒有碰過彈片或是跌傷的。這個人怎麼還能活着，——不明白。他是憔悴的、不健康的，有着蒼白的疲倦的面孔，好像滾邊的柔軟的絲一樣的鬚髯，他因為自己不斷地準備可愛的、最冒險的事業，因為自己的守紀律，因為個人的勇敢和高貴，自命是一個實際戰爭的典型人物。他列入完全退職的人員中，可是他無論如何都不能置身戰鬥事件以外，現在他完全自願地同我們跑到危險的事件上去。

後來，我在戰鬥中看他好像永遠是那樣的快樂的、舒暢的。他以永遠不變的冷靜完成了最大的事件，報告這種事件好像是談到不值得注意的小事一樣。像科華列夫這樣的、幾乎是不使人注意的、可是真正的英雄，在紅軍中很多。然而他們永遠是謙虛的，關於自己不說一句，不希望爬到指揮部的眼睛裏去，而願意留在暗暗的地方。

對着科華列夫，是站着砲隊指揮官庫爾比爾格。我僅僅後來在猛烈的戰鬥中才對他認識得更清楚，當時我們賭着所有的牌；他那樣的毅力、那樣的堅定是可以使人嫉妬的；這是石頭而不是人。看起來好像裹在軍用外套中的一隻公山羊；而且聲音也像山羊的聲音，顫動、戰慄、好像撒豌豆一樣。

還有兩三個指揮官。沒有商議好久：幾乎一切都是早在白天就決定了的並考慮了的。

『喊一聲康德拉』——科夫鶴命令說。

『康德拉！……康德拉！……康德拉！……』——口傳口的喊着。

康德拉用堅定的步伐迅速地走來了。

「我在這裏。有什麼命令？」

高興地瞧了一下這位剛毅的勇士：眼睛燃着勇敢的光輝，而且那隻手按着赤曾人的彎劍的劍柄。白毛的毛茸茸的帽子拉到了頸上；露出着潔白的、高高的頭額，清亮的迅速的眼睛成了更加清亮的。

「康德拉，你聽着。」——科夫鶴說。「你應當知道我們進行的事是危險的。靠着白軍的蘆葦叢走。那裏——蘆葦裏、草原邊、江口上——什麼也瞧不見，靠近這些地方，都有哨兵站着、巡查着：……你知道這些地方嗎？」

「唔，除開我還有什麼人知道這些地方嗎？」——康德拉笑着說。「由列亞茲耶夫，一直到海邊，那裏所有的沼澤、所有的小路都是熟悉的……我知道走……」

「可是你知道……事情是那樣的，——科夫鶴說，——我們有時遲延了……船隻準備航行。你應當帶二四十個優秀的、最勇敢的、熟悉地方情形的士兵去，要他們都穿制服……」（科夫鶴吹着口哨，用手指頭指示着要向什麼地方摸索前進。）

「我明白了……」

「可是你明白，也就不再解釋了。你拿去將校的肩章、帽章、光亮的紐扣；這一切東西我們都預備了……」——「可是，唔！」——他回過頭來對一個站着的人說。

這個人一轉瞬間就到了輪船上，趕快帶着需要的包袱回來了。

「拿去。」——科夫鶴把包袱交給康德拉。「不過要敏捷：不要在這裏——出發的時候——就改——」

扮起來。分派一個可以信賴的人，要他沿着河的左岸走，給他十來個人：那裏不怎樣危險。可是你自己要向右邊走。要四面察看着，不要偷懶。如果有什麼不適當的情況——你知道我們的信號嗎？緊靠河岸附近前進……』

『我明白了……』

『要那樣記着：如果不能掃清兩岸，我們就不能退回去……』

『實在是那樣……可以走了嗎？……』

『你走吧……要敏捷……』

康德拉如同出現的時候一樣，迅速地拖船上消失了。馬也飛快地牽下去了。然後聚在一堆。解釋了一分鐘，就分成兩隊，……而且看見康德拉如同神速的山貓一樣跑去了，他後面跟着二十五個戰士。

在別一方面，分出了一隊，有十五個人，我知道這一隊的首領是卓波特：是一個好像大力士一樣的強有力的高大的人，他騎在長毛的黑馬上。和他並排的却是剛卡，是一個好像柳枝一樣瘦小的、柔弱的人。紅軍們從所有的船上默默地目送着遠去的同志們，沒有訊問，也沒有打聽，大家都明白這是幹什麼。沒有戲弄，也沒有開玩笑。

康德拉跑了一里半，就和自己的士兵們跳下馬來說：

『就在這裏分一下吧，什麼東西屬於什麼人，不過不要爭論官級。』——他也就把包袱交給他

們。

士兵們把包袱解開來了，由包袱裏取出來了白衛軍的服裝——肩章、帽章、鈕扣、綬紐，——過了五分鐘，部隊已經不認得了。

康德拉自己扮成了一個陸軍上校，當時他把嘴唇一噘，做了一個好笑的和厭惡的樣子，好像插着孔雀毛的烏鴉一樣。

黑暗還沒有吸收黃昏的薄明，但要區別那些小路，如果不努力的話就不可能了。重新騎在馬上跑向前去。

『孩子們，——康德拉指教說，——不要吸煙，不要大聲咳嗽，——要好像完全沒有我們一樣……』

六

在寂靜中前進。幾乎聽到了馬匹踏着潮溼的和泥濘的土地的習慣聲。牠們不過剛剛陷在泥濘裏，騎士們就向左向右出發了，去搜索更硬的地方、真正道路的地方。……那樣走了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誰也沒有發見什麼；在蘆葦中和水浸的草原邊，沒有任何人們生活的標誌。漆一樣的濃密的黑暗蓋滿了草原：沼澤上佈滿了沉重的白頭髮一樣的霧。終於碰到了什麼奇怪的聲音，這種聲音是在這以前沒有的：又那樣響了一次電話線的聲音，這可能是遠處什麼地方落在小港裏……

康德拉站住了，大家都站住了。他把耳朵轉向那傳來聲音的方面細聽，現在分別得清楚人們說話的吵聲了……

「準備！」——發了一個輕聲的命令。

把手按着劍。繼續慢慢地向前推進……已經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六個騎兵的半面像，——他們一直對着康德拉走來。

「誰在走動？」——由那裏傳來了這句話。

「站住！」——康德拉命令說。「什麼部隊？」

「亞列克塞耶夫的部下……你們可是什麼部隊？」

「喀山諾維契來的司令部的部隊……」

騎兵們走近前來。瞧見康德拉的肩章，於是把身子擺動了一下，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軍禮。

「是偵察騎兵嗎？」——康德拉問。

「的確是那樣，是偵察騎兵……剛剛有誰在黑暗裏走過那裏嗎？」

「誰也沒有，我們好好的走了十五俄里。」

這時我們的騎兵結成了一個圓圈，包圍着敵人的偵察騎兵……

還經過了幾句問答；知道了新的尖兵去得更遠。沉默了一下。靜寂了一瞬間……康德拉大聲一喊——劍突然閃了一下光……過了五分鐘，一切都完結了。

又跑上前去，碰着了新的尖兵，也有了同樣的結果……

像這樣，果敢的康德拉一夜斬了六夥敵人的尖兵，沒有走掉一個人。

卓波特也碰到了兩夥尖兵，——他們的命運是相同的！不過碰着第二夥尖兵的時候幾乎發生不幸：由受傷的白軍騎兵身下奪取馬匹，幾乎被他逃跑，不得已跟着牠放了一槍，——牠把這個逃亡的白軍掀到了地下。

卓波特放的這一槍，我們從輪船上就聽到，並且很擔心：以為開始了接觸，尖兵逃跑了，敵人敏捷地採取了什麼新的方策。

我們都站在甲板上並且等待着……以為會聽到康德拉或卓波特的信號。可是沒有，什麼也沒有聽到，岸上是和墓地一樣寂靜的。

整夜到清早我們都在甲板上值班。大家都好像聽見蘆葦裏有人在走動，武器在響，甚至聽見輕輕的、抑制着的小聲談話。此地靠近河岸，並且能夠看清河岸原野裏擺動着的泥汙的蘆葦。

『好像有什麼東西……』——一個人開始說，同時注視着岸上的霧裏並指給旁邊的人看。

『可是沒有什麼，——那個人回答說，——是空虛的……』

然而以後又更加注意凝神地看了一下，接着說：

『可是……是，是……好像是事實……』

『你是說那些好像刺刀擺動着的什麼嗎？』

『是的，是說牠們，……你細心瞧瞧……不過這是什麼呢？到這裏來看，到這裏來看，更遠的地方都有這一樣的刺刀……』

『唉，這的確都是蘆葦在搖搖擺擺呵……』

岸上也有視線拋來，可是僅僅瞬了一瞬，但以後，又，又是刺刀，輕輕的、靜靜的談話，鋼鐵的碰擊聲……夜充滿了可怕的嗞嗞噹噹的聲音和響聲……每個人都努力保持安靜，然而却不能安靜。面孔可以保持安靜，聲音也可以保持安靜，動作也可以保持安靜，然而思想却是在打着寒戰，感覺却是尖銳到了極度。都在討論着這種事情：如果蘆葦裏突然射出機關鎗火的話，應當做什麼。多數人也正是在期待着可能的事故：他們會由那裏打下大炮來，並且對我們掃射機關鎗，……那時怎麼辦呢？

猜想是各種各樣的。不過每個人都明白；那時挽救的希望就很少了：破破爛爛的船隻在窄狹的河裏開不轉來，可是前進呢？就等於把頭更深的伸入死人的活索裏。然而怎麼辦呢？

大家一致地認為應當趕快靠岸，放下跳板，實行作戰……

實行作戰——說說是容易的。開到岸邊去的時候，敵人人們都會掃射機關鎗；敵人躲在蘆葦裏看得很清楚，我們的戰士們在拖船上密密地、成堆地聚着的。

現在他們也沒有睡：由斯拉揚斯克開航的時候，司令官一路就對他們說明了這次當前的作戰，以及牠的一切困難和危險，這些困難和危險還不過是可以預先看到的。也是在那裏睡，但在這樣的夜晚却不能入睡；眼睛自己張開着，並且把視線凝集在默默無言的黑暗裏。

他們彼此擠緊着，躲在所有一切的角落裏，進行着輕聲的、斷斷續續的談話。

「冷呵……」

「對掌心裏吹一口氣，就會熱。」

「你自己吹吧……他正在那裏吹，請你切實給點溫暖吧。」——這個紅軍兵士同時也就對着岸上、對着敵人的方向點點頭。

「他那裏很近嗎？」

「誰知道他……他們在說話，在岸上到處走……就是在那裏，躺在蘆葦裏……我們去搜索……」

「康德拉不是去了嗎？」

「他，對誰說呢？那裏一切的裂縫他都知道……」

「這個青年是一個有頭腦的人……」

「唔，那是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和他，早在耶爾曼斯克，就有了三個希爾格意（男孩），並且那時還在生育着。」

「應當有，却一個人都沒有，什麼都是靜悄悄的……」

「你不如喊他一聲：這裏岸上在噁噁噁響，站住。」

「我不說，康德拉什麼也聽不見。」

「你怎麼聽得見呢？有什麼「野雞」飛過來嗎？」

「老哥，什麼地方都沒有這種「野雞」？」

「怎麼沒有哩！……牠們躺在城外，太陽剛剛上昇的時候就飛起來了，就由那裏看不見了。」

「就算有這種東西吧，……可是牠們這是爲什麼飛呢？」

「誰知道牠們：當然是飛下來成雙作對啦。」

「你有烟絲嗎！」

「不准抽烟！中隊長對你說過啦。」

「的確……可是放在掌心裏抽，我想他查不見……」

抗議了三、四次。沒有給他抽。

「我們快到了吧？」

「什麼地方？」

「就是應當去的地方。」

「停住了的時候，也就是到了。」

在所有一切的拖船上，都進行了這樣簡短的、有節制的談話。

一個問題連結着別一個問題，由一句話引起別一句話，常常都是偶然發生的。

一切都是那樣靜悄悄的，船隊幾乎是無聲無息地在黑暗中航行。天剛放亮的時候，河上的重霧還

像密雲一樣滯留着，第一艘輪船靠了岸……船一艘艘鄰接起來，躲在岸邊的蘆葦和高高的水草裏。

離村莊總共只有兩俄里。岸上沒有草叢，露着廣闊的曠野，這是對於軍隊登陸及列隊很方便的地方。對這個地方熟悉的人說，對於登陸再找不出更方便的地方，因為這片曠野，是由斯拉揚斯克村開始的全距離上唯一的曠野。

敏捷地放下了跳板，並且快得古怪，大家都踏上了岸。不過剛剛踏到了硬地上，就自由地並快活地嘆了一口氣：現在不是在水面上，現在射手和騎兵都有了主張，並且不致於白白地送死了！把大砲拖下來，把馬匹牽下來。指揮官們在指揮部隊列隊。偵察兵在一切的尖角裏跳躍着。神經過敏的那種性質沒有了，代替牠的而是冷靜的、嚴肅的專心專意。一切都做得很快，快得使人吃驚。

指揮官們都上了馬，擁着我和科夫鶴。對兩三個人給了旅行的忠告，——行進就緒了！一切都準備好了。發了進攻的命令。騎兵隊跑向前進，行列在搖搖擺擺地移動。

分給了剛卡的任務，要他和流星一樣向村莊的路上奔來奔去，察看並且報告一切。他好像鳥兒一樣飛奔着，繞過繁茂的花園，繞過關着門的房屋，跑過大坪，跑過教堂邊，繞了村莊一周，跑回來報告：『一切都有秩序』。當時對於這種顯然的『一切都有秩序』，要作為暗號來解釋，就是說，這個注定了命運的村莊在睡着昏覺。牠一點什麼也沒有料到，一點什麼也不知道。站在到處角落裏的哨兵都在打瞌睡，他們用睡得朦朦朧朧的眼睛跟着飛奔的剛卡瞧，大概把他算做是由陣地跑來的急使。居

民也都在睡覺，不過間或碰着一個什麼彎腰屈背的哥薩克老婆婆，提着吊桶慢慢地走向井邊去。剛卡也看見飛機，牠是停在教堂旁邊的廣場上。圍垣後面一所大房子裏，看見一輛摩托卡和兩輛汽車。

當他喘着氣並且急急忙忙把這一切說了的時候，這十分明白，我們前進是敵人沒有注意到的。

襲擊是要出於他們意外的。接近應當是他們料都沒有料到的，攻擊應當是震得耳聾的。同時，必須給他們一個這樣的印象：攻擊的部隊是一個大部隊，是裝備很好的，是有着很多大砲的。另一方面，必須組織意外接觸的埋伏隊，造成完全包圍的景像，要使敵人相信自己處在毫無希望的境況中。突然襲擊的效果應當在這裏起着特殊作用。

曠野的盡頭，村莊附近，還有一條沒有燒盡的蘆葦地帶。這裏潛入是不可能的，必須折轉來，用迂迴的方法前進。到達村莊以前，登陸、集合、準備、運動，大約化了兩點鐘。村莊却仍然沒有覺醒。霧在散着，但是慢慢的，並且河上仍然和以前一樣，繼續保持着那種濃厚的斑白色的雲。水路在村莊旁邊折向西流，通到亞茲耶夫入海。沿岸，村莊前後都迎着馬路。我們的軍隊有一部分沿着這條路的方向前進。這裏也深入了，派遣了以卓波特為首領的騎兵中隊在這裏埋伏，他的任務是：如果敵人在恐慌的情況中逃跑，向亞茲耶夫求救，那末卓波特的這個騎兵中隊就要把他們斬殺掉。

紅軍陸戰隊的各部分，在自己的運動中是這樣配置和打算着：要各方面能夠同時到達村莊，並且同時開火。

那時當然要開大砲轟擊。

配置在村莊裏的敵人的兵力，會對我們顯示頑強的抵抗，發揮他們自己十分高的作戰能力。（他們不大相信只好做紅軍的俘虜）。那裏駐着卡柴諾維契將軍的軍團部隊；亞列克塞耶夫步兵團和屬於這一團的補充大隊。亞列克塞耶夫軍事學校和君士坦丁諾夫軍事學校，以及庫邦狙擊兵團。除那以外，這個村莊裏還駐着烏拉加陸戰隊的總部，以及牠的各部門，和其他更小的參謀部與後勤機關。跟着這一切，還有預料中的村民方面敵意的動作：諾佛里支斯特伯列夫斯克人，對我們是估計得很壞的。

大約是早晨七點鐘，各部分都逼到了村莊上，放了第一聲大砲。以後就開始了震得耳聾的砲擊：大砲的轟聲混合着機關槍的掃射。各部分一齊前進。敵人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完全弄得手慌腳亂，一點也不能把防禦組織起來。對着我們的陸戰隊開來的無秩序的砲火，幾乎沒有使我們受到一點損害。紅軍步兵在衝鋒，接二連三地佔領了村莊的各街道。在村莊的中央部分，和那些準備防禦的敵人們發生了衝突。

我們的大隊在這裏是由科華列夫統率。他理解得特別清楚，現在停滯一下就是怎樣危險的。他知道，敵人行伍中的混亂會停止，那時要對付敵人就不容易。在這樣的時機，有一個足智多謀的指揮官，他善於運用權力阻止逃亡的人們，他馬上明白這種事情的根本在那裏，確切地知道在這一分鐘要怎樣並從什麼開始做。武斷和憤怒地發佈的許許多多偶然的和矛盾的命令，通常都會使混亂加強起來，一個命令推翻別個命令，就會使事情弄成混亂模糊。現在敵人正是處於這樣無計劃放槍的階段。但是已經有了他在開始組織的第一個徵象。應當把握時機。

科夫鶴發命令攻擊。親自拿着快槍留在左翼裏。世測特康走在右翼裏。他仍然和在拖船上唱歌的時候一樣，眼睛張得很大。不過現在他的兩眼中在燃着對於盜賊毫無慈悲的烈火，整個額頭直到鼻樑都被深深的皺紋切斷了。世測特康也有了沉重的脚步，這種脚步彷彿是他沒有過的，而且遵照命令岸然站在地上。他的周圍在平靜地進行，——產生了那種堅定的確信：你跟着他不會消滅，世測特康倒地是不可能的。他發着扼要的、明確的、憤激的命令。

敵人聚集在花園旁邊。是明明白白的，他還沒有整隊就緒，還沒有發見強大的、有組織的力量，但可能由羣集而變成整然有彈性的行列。

更迅速地、更迅速地……從各處——從倉屋裏和茅屋裏，從花園裏和菜園裏，從街道上和角落裏，都跑來了士兵加入這一大羣人中間。我們眼前看着這一大羣人在增加起來。他們已經展開了，採取了一種形態。再過一分鐘，我們就碰着了一堵鋼刀的牆，就碰着一片射擊準確的、有破壞力的火海。

『烏拉！』——沿着我們的隊伍疾馳着一片這樣的喊聲。

挺起着快槍，——戰士們奔向這一羣人去。……那裏發生了混亂。許多人都轉身逃得四散。別一些人仍在繼續開槍……幾乎大家都拋下了快槍並且站住了，等待着舉手投降。子彈在四周呼呼地響，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收取自己的犧牲者。這些第一次發射的一顆子彈，直接打中了額頭，殺死了列昂梯意·世測特康。

由圍垣後面突然跑出了五十來個人，並且和我們發生了遭遇……這使我們前頭的行列不得不同轉

來。這一分鐘發生了混亂，可是科華列夫已經發出了新的大聲的命令：

『前進，孩子們，前進，烏拉！……』

於是紅軍們如同狂人一樣發揮了全力……撲倒了奔來和他們接觸的白軍兵士，打得他們肢體殘碎，再遠什麼也沒有了……當時這五十個人由圍垣裏跳出來，就拋下快槍，站着不動，自認失敗；他們站着並且高高地舉起兩隻手希望得到赦免。紅軍戰士們包圍了這些俘虜。敏捷地把他們帶到了別的地方，站着不動……收集攜帶的武器，聚成一堆，過了幾分鐘就趕到了榻車上，載到河岸邊去了。到處都散滿了受傷的人，別的什麼也瞧不見，他們在呻吟着，別些人因為傷痛而喊叫着……發現了這五六十個白軍士兵是一部分士官，是一部分亞列克塞耶夫士官學校的人，對他們一個都不能寬赦。

把其餘的俘虜趕到了拖船上。

卓波特把自己的騎兵中隊帶到了村莊後面，一直跑到了蘆葦那裏，騎士們下馬等待着，由他那裏派出了十個偵察兵，在村莊裏佈置哨兵線，並且互相傳達着那裏事情在怎樣進行、看見了什麼、聽到了什麼。

有個別的白軍士兵逃跑的時候，卓波特並不去激起自己部下的士兵，不耗費彈藥，也不顯露自己的位置。個別的逃亡者真的跑到這裏來送死，跑到蘆葦裏來：沒有喊叫就把他們拘留起來了，拋在自已旁邊。……但科華列夫的攻擊不過剛剛了事，守備隊的殘部由村莊裏望外跑，一直跑到大路上來，一直跑到河邊來，希望用小船渡河躲到對岸去。在這一分鐘，騎兵中隊就跳上馬，由蘆葦裏跑去追趕

逃亡者。……發生了什麼令人難信的事。白軍們完全沒有想到這一邊會有攻擊。他們倒向一邊去，沿着河岸散開着，大多數人都逃到了先前停船的那個地方，船却沒有了。卓波特部下的士兵們又在別個地點找着了他們。沒有什麼地方可逃。騎兵們却到處把逃亡者圍在中心，並毫不留情地撲滅他們，幾乎沒有碰到絲毫的反抗。有許多人跳到了水裏，希望努力游泳到河的那岸去，可是游到了的人却不多。我們的機關槍在水上掃射，把這些逃亡者都搜尋出來了，——大多數人都沉到了伯羅托克河底。興奮的卓波特在河岸上奔跑着，他沒有親自動手去斬殺、追擊，不過指給戰士們看，有一羣愚蠢的敵人躲藏在什麼地方，逃去了什麼地方。卓波特完全看清楚了並且注意到了各方面，敵人是在怎樣逃來逃去，他們在什麼地方尋求救助。

好像曠野裏的蠻橫的騎師一樣，唐茲卡提着赤露的劍由這頭跑到那一頭，他早就失落了帽子，黑的捲髮在迎風飄蕩。

他不知道也沒有聽到任何命令，他在選擇自己的犧牲品，好像鳶鳥一樣抓着他，毫無慈悲地撕着斬着。並且當一切已經做好了的時候，自己人射來的狂暴的子彈，打斷了唐茲卡的左手。沒有叫喚，也沒有呻吟，——不過詈罵得比強健的人更加強健，從忠實的幼斯身上跳下來了，嘶殺快完結了……

在這裏殺死了幾多人民，他們有幾多死在伯羅托克河底，——這成了永遠不知道的。只有幾個個別的逃亡者逃到了蘆葦邊，並且藏躲在蘆葦裏，大多數都是在逃跑的時候就被殺死了。有一回這樣的事：當時白衛軍的士官們改穿了女人的衣服，企圖藉這種樣子躲藏在蘆葦裏，可是騎兵們沒有放過任

何一個人，把這些化裝的人拘留起來了，就在這裏把他們「安置」在地上。過了兩點鐘，這個村莊握在紅軍陸戰隊的手裏了。

八

在戰鬥開始的時候，敵人的飛機就從教堂旁邊的廣場上昇空了，並且向着諾佛里支斯特伯列夫斯克的方向飛行，那裏駐紮有白軍的部隊。並且在戰鬥的時候及戰鬥以後，從村莊中的花園和菜園裏，從倉屋的屋頂下，從乾草堆裏，從高高的野草裏，斷斷續續地飛着狂暴的子彈：整個村莊就是像這樣抱着敵意在迎接這些紅色客人。

在這次早晨的戰鬥中，大約捉到了一千俘虜、四十個軍官，奪得一些裝甲的運貨汽車、機關槍、快槍、彈藥、幾車醫藥品、印刷品、文具、軍官個人的證明文件和其他的東西。

這時輪船和拖船都開到村莊旁邊來了。要裝運俘虜和戰利品；那裏也聚着許多用担架抬着的受了傷的紅軍，這些人大部分都是衝鋒攻擊中受了災難的。

以後的事是十分明白的，敵人得到飛行員報告的後方慘變的消息，就會努力或是全體撤退或是把強有力的部隊派到這個村莊裏來，這種部隊是要能夠壓制紅軍陸戰隊的。

敵人選擇了第一種辦法：他從自己部隊的陣地上，從諾佛尼科拉耶夫斯克（後來而且由其他的據點），退向諾佛里支斯特伯列夫斯克，害怕到海的道路會根本被截斷。這裏是他們到亞茲耶夫唯一的

道路，在紅軍陸戰隊在此地還沒有真正鞏固的時候，在還沒有補充新的、可能是從後方航運來的部隊的時候，趕快沿着這條道路通過去。

這時敵人的陣線，是紮在這一條線的各村莊上：切爾托洛查，斯達羅支列夫斯克，諾佛尼科拉耶夫斯克，比斯庫諾夫，巴世達，斯切伯拉耶，茲羅夫。

敵人的陣地已經動搖了，牠在撤退並且迅速地開向海上去。敵人後退，那是我們的主力起來反攻敵人的陣地的好時機，要追擊撤退的敵人並把他們擲到海裏去。在紅軍陸戰隊佔領的村莊裏，在由諾佛尼科拉耶夫斯克還沒有開到新的白軍部隊的時候，戰鬥暫時沒有再度爆發。

這些開來的白軍中，頭一批來了庫邦混合騎兵團、波爾塔夫斯克步兵團、渣波羅支斯克團、拉烏曼科將軍的不知名的部隊、巴比耶夫將軍的騎兵軍團，其中還有兇狠的世庫羅砲兵騎兵混合隊。紅軍陸戰隊要支持這樣大的兵力的壓迫是十分困難的；現在他們的任務，是無論如何都要支持到自己的主力到達的時候，要時時擾亂敵人，紊亂他們的運動，用局部的戰鬥接觸來擾得他們不安，並維持緊張狀態。中午，在優勢兵力的壓迫下，我們不得不去掃蕩兩條從東方通到西方的最緊要的道路：敵人的主力就是沿着這兩條道路通過着。重新發動了戰鬥。

敵人在工作中採用了兩輛裝甲汽車。可是他們的情況一般說來仍是極複雜的，追擊紅軍陸戰隊，同時他們却都不能對紅軍陸戰隊集中自己的特別注意，不能在村莊裏進行根本的戰鬥；他所以不能這樣做的原因，是由於我們從自己的陣地跟着他們推進的主力在對他們跟蹤追擊。已經聽得到遠處由諾

佛尼科拉耶夫斯克方面來的大砲的吼聲：這是紅軍的砲兵旅團急於要使自己的動作和紅軍陸戰隊的動作聯合起來。大概是四點鐘，村莊附近聚集了許多敵人的兵力。看得出來，那裏決定和紅軍陸戰隊進行決戰，要把紅軍陸戰隊擲到伯羅托克河裏去。敵人開始了颶風一樣的砲火射擊，並且和鎖鍊一樣地進行着攻擊。這種猛烈的攻擊運動，逼迫我們退到了河邊。

紅軍的戰士們於是停在草原的空地裏，遠遠的走到了小河的後面，可是敵人都在前進——前進。這是明明白白的，在遠距離退却的時候，陸戰隊就會整個被撲滅。

砲兵隊的指揮官庫爾比爾格同志，已經整整的三點鐘沒有從樅樹上爬下來。他好像梟鳥一樣頂起脚尖站在高處的樹枝上，汗濕的額頭彎到了生硬的、冰冷的樹幹上，並且全部精神都注意在望遠鏡裏，瞧着我們的砲彈在怎樣落下去。砲兵中隊也站在那裏，隔不了幾步，庫爾比爾格從樅樹上爬下來，改正射擊方向，於是下命令：

『信管一百，表尺九十五……信管一百，表尺九十七！……』

並且當這種怪物在放射的時候，砲彈就帶着軋軋的聲音和啞啞啞的聲音由砲口迸射出去了，庫爾比爾格就呻吟一下，並且用手向他隱藏的那方面一伸。

『好得很，好得很！——他從上面喊叫着，——中在要害……可是，唔，還要那一樣……孩子們，要更敏捷呵，要更敏捷呵……怎麼哪，逃跑……』——於是他的眼光通過望遠鏡落在草原空地的邊緣，那裏揚起了一根塵土的柱子，許多人都由那根灰塵柱子的地方四散奔開着，逃跑着。

「再來一下！」——他繼續從上面一聲一聲地喊，當時砲兵們就在急急忙忙地裝砲彈：一個砲兵把砲彈送過來，第二個砲兵就把牠塞在砲腔裏，第三個砲兵就拉動彈機打過去。庫爾比爾格在這樣狂熱的射擊中忘記了時間，忘記了疲勞，忘記了一切……並且現在，當敵人發動了攻擊、逐漸逐漸逼近了我們的砲兵中隊紮在地的時候，庫爾比爾格也沒有想到移動一下，沒有動搖一下，——好像在樺樹的樞枝上生了根一樣。他的命令更加嚴厲、更加激發，他更加常常變動表尺，用更大的喊聲發着命令……疲勞的砲兵們都在大砲旁邊喘着氣，更加敏捷地、更加瀕繁地射出砲彈，殺死正在前進的敵人。

在草原上，靠近伯羅托克河的出口，那裏接合着兩條道路，隔蘆葦不遠佈置有機關槍，機關槍手的任務是這樣的：或是消滅敵人，或是限制敵人攻擊的行列。

架機關槍的馬，把面孔轉過來對着河上了，在架機關槍的車上，機關槍手們彎着身子蹲在盾牌後面。我們從他們後面由高處阻止着後退的行列。我看見科糾般科，他好像是在對機關槍加油，用兩隻手從後面抓住牠，用顫動的手指探着、考查着是不是一切都就緒了。

敵人就在眼前，他仍然不容抑制地繼續向前推進。

「唔，機關槍手壯士們，現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們身上；要意志堅定，——我們阻止，敵人却不站住，——我們首先碰到敵人的刺刀下去死吧！」

敵人的行列已經是怎樣地逼近來了呵！他們已經衝到了草原裏的空地上……

在這時，在這個永遠不會忘記的悲劇的一分鐘，陸戰隊間不容髮地加以阻止了，機關槍手們掃出

了使人難信的有破滅性的火力。

一分鐘……兩分鐘……

敵人的行列還在緩慢地推進，可是他們已經在發抖，然後站住了，伏下去……並且不過剛剛再跳起來，他們就又碰着……同樣令人難信的火力。……

這是轉機的幾分鐘，——不是幾分鐘，而是一瞬間。紅軍的行列站住了，元氣恢復了，並且馬上發動了反攻。事情的意外轉變，把敵人擊碎了，白軍的行列開始退却。局勢恢復了。

這時，敵人的軍隊到過的地點上，看見許許多多被榴霰彈炸裂了的死屍，看見了這些因自己的紅軍旅團的砲火而打死了的白軍的屍體，包圍着戰士們和指揮官們的那種高興是無法描寫的：這對自己人給了救助，他們已經進到鄰近了，他們却沒有殲滅我們的陸戰隊。……

興奮而且快樂的紅軍們，重新開始擾亂通過着的敵人的軍隊。

那樣一直繼續到夜晚，一直繼續到天黑。試圖和逼近着的紅軍旅團聯絡，這種試圖却没有成功：陸戰隊和逼近着的紅軍部隊中間，有着密集的敵軍。蘆葦叢和江口三角地帶都不容許繞道聯合起來。

敵人夜晚決定紮在村裏，是要使自己無窮無盡的輜重車輛有可能更遠地退到海邊去。

紅軍陸戰隊決定實行黑夜的攻擊。

九

在教堂後面，離村裏的廣場不遠，在繁茂的花園裏，卓波特埋伏了自己的騎兵中隊。在新的情況中，在靜寂的半夜裏，他再度面臨着戰鬥。戰士們散佈在草裏，躲着一聲不響。馬繫在花園正中櫻桃和蘋果的樹幹上，在花園邊端的樹上，靠近圍垣，樹枝裏到處都躲藏着偵察兵。卓波特從花園這頭走到那頭，默默地瞧着藏躲的戰士們和戰馬，查看着坐在樹枝上的哨兵。

我們的大隊躲在港溝上，更遠的就躲在小路邊。關於準備中的黑夜攻擊，已經通告大家了。我們和科夫鶴躺在乾草堆下，把指揮官都召喚來了，舉行了一次小會議。在這時，從輪船上搬來了一大鍋雜飯；站起來，圍着坐下，好像飢餓的豺狼一樣，我抓起來就吃，——從早晨起，口裏還沒有吃過一點『罌粟露』。站在乾草堆旁邊的戰士們，漸漸地擠得更近了——都來拿自己的雜飯，好像磁石一樣吸引來了。不過這裏發生了不幸，這是沒有匙子；兩個生疥瘡的人，連大家吃剩了的東西也沒得抓。可是也都會隨機應變，有一個什麼人用刀子，有一個什麼人用木頭的不過稍稍鉋了一下的匙子，由鍋裏直接澆到口裏去，鍋裏所有的東西很快就吃得光光的。抽抽煙。高高興。鼓鼓勇氣。

正正半夜裏決定實行政擊，躲藏在花園裏的騎兵中隊，却保證了在必要的時候由埋伏的地方跳出來，用急襲的方法來造成敵人行列中的混亂。

派遣了一些勇士們，要他們深入村莊裏，十二點鐘的時候放火焚燒五所茅屋，爲了要發生更大的效果，只要火災一開始就拋擲手榴彈。

從第一堆火起的時候，所有的大砲就應當馬上轟擊，所有的機關槍就應當馬上工作，而射手們，

開幾次排槍的同時應當大聲喊『烏拉』，然而在敵人的情況沒有明瞭的時候，暫時却不要加入作戰。逼近了誓死的時機。四周都是靜悄悄的，——我們這裏是靜悄悄的，敵人那裏也是靜悄悄的。在那樣黑沉沉的夜裏，要預防攻擊是困難的。人們都像小雛雞一樣前進。

話談得很輕。大家都在等待。

那裏閃動着第一堆火，村裏揚起了紅色的信號。一下就有幾所茅屋起了火……

在這同時，紅軍戰士們就聽到……輕輕的爆炸，——這是我們那些放火的人在擲手榴彈，過了一瞬間，有了什麼呢？這不是可以用話傳述得了的。砲兵中隊馬上就開砲，機關槍在格格格地說話，說得很急很急，在接二連三地掃射着。

黑夜裏突然發生了什麼樣子的冷酷的瘋狂的『烏拉！烏拉！』的喊聲，牠在毫無情義地報告死的來臨。『烏拉！……烏拉！……』對村莊加給了極大的威脅。敵人受不了了，放棄了駐紮的地方，逃跑出去了，在這一分鐘，騎兵中隊由埋伏的地方飛奔出來了，並且完成了這幅圖畫。天剛有一點曦光的時候，焚燒了茅屋的這些帶着光劍跳躍着的騎兵們，這些被難的跑來跑去的人們，都好像幽靈一樣。敵人沒有秩序地、沒有組織地抵抗了：開了火，但沒有看見自己的敵人，企圖堅持，但不知自己的兵力在什麼地方，不知道要怎樣並在什麼地方把他們集合起來。市街戰繼續得不久。村莊重新完全肅清了。敵人在村子界外分散在水草叢和蘆葦邊，剛剛早晨的時候，就把殘餘的兵力集合起來了，可是再也不敢接近村莊，而是對着到海的方向前進。

還是在夜裏，剛剛戰鬥以後，我們的尖兵就進了村子裏，全部陸戰隊都在曙光的時候才進入村莊。由菜園和花園裏重新來了射擊，村人們重新不友好地迎接了這些紅色來賓。……黎明時候，着手收集新的戰利品並把牠們送到拖船上去：裝甲汽車、將軍們的輕便汽車、機關槍、壕溝器具、砲彈、快槍、彈筒……。到了這個時候，紅軍旅團由諾佛尼科拉耶夫斯克方面進入了村子裏，——也就把遠遠地追擊逃跑的敵人的任務讓給了他們。陸戰隊自己的任務完成了。

紅軍們高興地唱着歌，搬到了拖船上，是爲着坐船回去。每個人都明白怎樣做偉大的和必須的事情。每個人都仍在憑藉那種深深地戲劇化的殘餘經歷生活着……

船舶解纜離岸了……響亮的歌聲驚破了江口和蘆葦的靜寂。裝着紅軍戰士們的船舶，不過剛剛昨天，在微曦中，在深厚的灰色的霧裏，在死一樣的沉默裏，也就是航過着這些地方。……那時無論什麼人都不知道要怎樣來穿插這次冒險的作戰，無論什麼人都不知道岸上有什麼事情在等待他……

現在，航行回去，戰士們在自己行伍中，有幾十個優秀的同志再也算不出來了。

『善人號』的甲板上，吊床上躺着打碎了手的唐茲卡，他在微微地——微微地呻吟。蘆葦旁邊親愛的大墓裏，永遠地安睡着鐵一般的指揮官列昂梯意。世測特康。

想到高貴同志們的時候，大家就突然沉默，彷彿悲哀的心事把活的話句打斷了。可是痛苦過和沉默過的時候，又重新笑着、唱着，又重新高高興興，彷彿過去這幾日幾夜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活

格羅斯曼著
錢亮之譯

一支不大的紅軍隊伍，在頓涅茨草原上被戰爭所破壞的礦村中間，邊戰邊走，鑽來鑽去，已經有了兩個星期。這支隊伍被德寇包圍過兩次，兩次却都突出了包圍圈，一直向東進。但是這一次要突出包圍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德寇用步兵、砲兵、迫擊砲連緊密的火圈把這支隊伍圍得水洩不通了。

德軍上校總以為他們不願投降是違反邏輯，是太不理智，戰線已經明明白白地向前移去了一百公里，然而這支人數很少的蘇聯步兵，却仍舊盤踞在礦井上已經成了廢墟的房屋中繼續抵抗。德軍日日夜夜用大砲和迫擊砲來攻打這支隊伍。可是要接近他們却不可能——因為這些紅軍戰士手裏有機關槍，也有反坦克槍。他們儲存的彈藥大概也很多：他們並不吝惜子彈。

這是一段怪不舒服的歷史。集團軍司令部拍來了一封挖苦諷刺的無線電報，問上校是否需要軍團的直屬砲兵和坦克來援助。上校受了這番侮辱，難過極了，連忙找參謀長說：

『你懂得嗎？——他說，——就是殲滅了這點可憐的隊伍，我們也不會博得什麼榮譽。可是它如果存在，總不免使我、使大家、使全國人都蒙受奇恥大辱。』

他氣得滿臉通紅。

從拂曉起就用重雷彈來實行掃蕩。幾十磅重一個黃肚皮雷彈，馴馴服服，準準確確，打中了目標

。看來，一定是把每寸土地都打得裂開了。雖然已經消耗了一個半定量的砲彈，但是上校仍然命令不要停止砲火。並且，他還加進了平射砲隊。烏煙高聳，浮塵彌天，轟降聲中，礦井天架的高圍牆都倒塌了。

『繼續開砲。』——上校說。

只見磚石向四面亂飛，鋼骨像一根根的朽線斷掉，水門汀紛紛跌落下來。上校拿起望遠鏡觀望這一駭人的工作。

『不要停火。』——他再說一句。

『大概我們向每個俄國人都打了五十顆重雷彈和三十顆砲彈。』——參謀長說。

『不要停。』——上校又倔強地喊。

他們的士兵都疲倦了，早飯午飯都吃不到口，正想吃東西，上校却硬要等到下午五點鐘才下總攻擊令。幾營人從四面八方向這塊廢墟衝去。一切都準備好了。攻擊者全副武裝，有自動槍，有手機關槍，有重迫擊砲，也有炸藥、手榴彈、反坦克炸彈、大刀、鐵鍬等。他們漸漸逼近這個廢墟，於是大喊大叫，又是轟砲，又是鳴槍，藉此對這羣盤踞在礦井房屋裏的人們面前來壯壯自己的胆量。那裏曉得攻擊者撲了一個空，他們所碰到的是一片靜寂。沒有聽到打槍，也沒有看見人的動靜。偵察排首先衝進去了。

『俄國人！——兵士們高聲叫，——俄國人，你在哪兒？』

依舊沒有一點聲息。自然，他們從開頭就是這樣想：俄國人都被打死了。死得一個不剩。軍官馬上下了命令，仔細搜索，找出屍體，查明人數，按死人身上的紅軍戰士的符號來確定他們所屬的支隊番號。

搜索了好久，連一具屍體也沒有發現。只看見很多地方有一灘灘的血，丟有帶血跡的綑帶，有乾血染污的破襯衫。找到了四挺被德軍砲彈打壞了的手機關槍。至於空罐頭、黍子麵或豌豆粉乾糧的封皮、乾麵包塊，這些東西一點也沒有找到。有個偵察兵在某個凹壩裏發現了半節吃過了的飼料蘿蔔。另外幾個兵士在搜查直井：到處的血跡都通進井裏。直井一邊的板壁上，釘得有以防不測的鐵夾，鐵夾附近吊有一根繩子。顯然，俄國人是經過這路鐵夾走下去了，並且把傷兵也帶走了。三個偵察兵，身上挽着繩子，手裏拿着上好火的手榴彈，就開始踏着鐵夾沿直井走往下面去。煤層也很淺，直井祇有七十米突深。不知怎的，偵察兵們剛下到礦井底院時，繩子就抖得那樣厲害。等到把他們拖上來，已經人事不醒，渾身是血了。根據這些傷跡證明，俄國人的確是在礦井裏面。顯然，他們在那兒是證不久的——因為找到的那個吃了半節的蘿蔔證實：俄國人已經沒有糧食了。

上校就把這些大事原原本本報告了上司，並且又收到了集團軍參謀部一個非常苦辣的電報：『將軍祝賀上校空前大捷，並希望最近幾天能澈底粉碎俄國人的抵抗。』上校絕望了。他懂得，這又將是一場大笑話了。

於是採取了以下的辦法。用俄文在紙上寫着招降的提議，兩次投入井裏。上校還答應保護投降者

的生命，對傷者給援助。可是兩次紙條轉來，上面都有鉛筆寫的決議：『不行』。隨後就向井裏放下煙幕彈。但是，大概是因爲那裏缺乏空氣的交流作用，以致煙在礦坑內面難於散佈開去。上校氣得發狂了，馬上命令把這礦村的婦女都召集攏來，並向她們宣佈，假令蹬在礦井中的紅軍兵士不繳械投降，就要把全村的婦女小孩一律槍斃。於是派定了三個女人下礦井裏去，勸說紅軍戰士，要他們爲了救全小孩來繳械投降。如果紅軍戰士硬不投降的話，那就炸毀礦井。

這三個都是女礦工。一個是上撐手的老婆克拉馬媛加，一個是戰前在篩煤間作工的卓托華，另外的一個就是馬塞華，她有三十七歲，五個小孩子，長女已經十三歲了。她的丈夫是個爆炸手，一九三八年起就沒有在礦井上工作：因爲他鑽煤孔時，火花把自己的眼睛燒壞了。女人們向德國人請求，讓那個掘煤的老漢科支諾夫同她們一塊下到礦井裏去，因爲自從放進煙子後，大概紅軍戰士都跑到遠的礦坑裏去了，她們害怕沒有嚮導就會迷失道路。這位老漢也自告奮勇，要送她們下去。德國人並在井口上做了捲機，安着滑車，滑車上掛有所謂『花籃』的裝煤的大木桶，並從一個炸毀了的昇降機上摘來一根繩子綁在上面。

他們就帶着這幾個女礦工向礦井那裏走去。一大羣婦女小孩哭哭啼啼跟在後面。女礦工們也哭起來了——她們和孩子們告別，和親屬們告別，和村子、和天日告別。

四面八方的娘們叫喊着：

『克拉馬媛加、卓托華、馬塞華！德國人是要槍斃我們的，我們是會遭殃的，我們的小孩也是活』

不了的，他們是會像勒死小狗那樣來勒死我們的小孩的。」

女礦工們也一邊哭、一邊叫：

「我們難道不知道嗎！我們自己也有小孩呀！——奧娜，你來啣，讓我再望你一眼吧！」

老漢科支諾夫，跛着那隻在一九〇六年因西面吊車道上的頂柱折倒時碰壞了的左腳，走在前面。他走着，燃亮的一個礦工燈在手裏勻淨地蕩動，他急急地走上前去，離開那羣又哭又叫的娘們——因為她們破壞了他平素下礦井時常常具有的那種洋洋得意的情緒。這時，他裝作沒有什麼事情似的，在這樣回想着：他進了昇降機下礦井去，濕漉漉的潮氣拂潤着他的臉皮，他用燈照着傾斜的小水溝和油膩膩的粘滿浮炭的棚柱，通過靜悄悄的橫窿，走進礦塚子裏。他在礦塚子內把礦衣脫下，收藏起來，再在礦層上畫好記號，然後就來開掘細軟軟的焦炭。經過了一個鐘頭，他的老朋友——煤氣班長走到他跟前問：「怎麼，掘煤嗎？」他擦了擦汗，笑着說：「也祇有這樣辦，活一天，就掘一天。來，我們坐坐吧，也該休息一下。」於是他們兩人坐在通氣筒下，各人都放下提燈，一股涼風吹着他那汗晃晃的黑身幹，然後，他們就不慌不忙的談到有煤氣的煤炭，談到挖通了新窿，他們又笑了笑那個管通風機的人。後來他的老朋友說：「唔，科支爾，再坐下去就會把你這一班的煤都空坐過去了」。這人一說完，拿起提燈照一照就走了。他也說：「老頭兒，你去——去吧。」——於是又拿起了字鏃在塚口上掘起煤來，掘得到處都是細軟軟的黑灰亂飛。四十年來都幹這種活計，真不是開玩笑！

但是，無論這位跛子老漢怎樣急忙地走着，娘們一點也不落後。到處是哭泣聲、囂叫聲，這羣

人很快就走到礦井上那塊悽慘慘的廢墟上來了。自從那位矮胖胖的、面色慘白的老工程師達利諾夫親自用發顫的手使炸藥把礦井上的建築物炸燬以後，科支諾夫連一次也沒有到這兒來過。這是德寇來到以前兩天的事。

科支諾夫四下一望，不由地摘下帽子來。娘們都號泣起來。冷浸浸的小雨落在公公的禿頭上，頭皮覺得發癢。他想像着：娘們的哭，是在哭這個被打死了的礦井，至於他本人，恰恰是這樣感覺着：好像在這涼秋的日子他又來到了坟園裏，走近開着的棺木跟前在同自己的老嫗告別似的。德國人穿着雨衣或軍裝大衣，在那裏談話、吐唾、抽雪茄烟，在他們看來，這種殺人犯的勾當似乎是家常便飯，一點也不奇怪。

老漢首先跳進了『花藍』裏，克拉馬媛加高聲喊叫：

『奧娜，心愛的小寶寶呀！』

這個三歲的小女孩醜得難看，糖蘿蔔、生玉蜀黍把肚子漲得很大，又發愁又生氣的一眼釘着母親，好像是在責備她不該嚷得這麼厲害似的。『呵，我走不動，手麻了，腳軟了！』——克拉馬媛加叫着說。她怕到戰士們蹬的那個黑洞裏去。她喊着：『他們會把我們一齊打死，黑暗場中是不分皂白的，槍斃我們就在那底下，勒死你們就在這上面……』。德國人把她弄進了『花藍』，她兩腳向邊緣上一蹬。老漢想去幫她的忙，忽的身子一掙，顴骨碰在鐵上，痛極了。德國兵士們大笑起來，惹得科支諾夫又氣又恨，唬着喝道：

「傻女人，鑽吧，是下礦井裏去，又不是到德國去，哭它幹嗎！」卓托華輕巧地一下就跳進了木桶，她望了一望哭啼着的女人們和對她伸手的幾個小孩子，叫道：

「婦女們，不要怕……」

她那對淚汪汪的眼睛忽然閃閃發光，顯得愉快而且憤激。卓托華就歡喜這種冒險的旅行——她還在幼年時代就以敢作敢為著名，甚至在戰爭開始不久前，她雖是已經結過婚的少婦、兩個孩子的母親，但她每次領過工資後，就同她丈夫一塊逛啤酒酒店、奏手風琴，她穿一雙帶釘的重皮靴，同在篩煤間認識的那些青年脚夫同志們一塊尋歡作樂，又跳又舞。而今在這嚴重驚愕的時光中，卓托華居然雙目炯炯、愉快而絕決的把手一揮說：「哎，我們還活着啦！劫運總歸難逃的，公公，對不對？」

馬塞華把一隻粗大的脚跨進了桶的邊緣，啊呀地嘆了一聲說：「卓托華，幫幫忙，我真不願意德國人攪擾我，我用不着他來幫忙。」接着也跳進木桶裏去了。她的大女兒抱着一歲半的弟弟就站在她跟前，她對女兒說：「小麗得，喂一喂山羊，斷枝子就在那兒，麵包沒有，昨天剩下的南瓜還有一半，放在鐵罐裏一煮，南瓜就在牀底下。鹽可以向季米特月甫娜要一點。好好看着，莫讓羊出去，出去了牠們一下就會被人牽走的。」忽而木桶一歪，馬塞華站不穩，手抓着桶邊，卓托華就拊住她的腰，抱着她。「你懷裏放的是什麼東西？」——她驚異地問。馬塞華沒有回答她，就去很生氣地向那個德國上等兵說：

「唔，何苦這樣折磨人，已經坐上了，就放我們下去吧，成不成？」

上等兵似乎懂得了，於是向兵士們做了一個手勢。木桶開始下墜。一片陰黑。木牆壁上長着青苔，木桶在木壁上猛碰了三次，每次大家都跌倒了。後來木桶降得比較平穩，潮濕、黑暗把人籠罩住了，微弱的煤油燈光照着直井的腐朽牆壁，牆板上有水流着，一聲不響，閃閃放光。礦井冷得像在嘆氣，木桶越往下墜，人就越打寒噤，越覺得毛骨悚然。

女人們都沉默不響。她們劇然間脫離了自己所寶貴的、所習慣了的一切，喧嚷哭啼的聲音都還在她們的耳邊，而黑地下鐵面無情的靜寂却鎖住了她們，鎖住了她們的心神。陡然一剎那間，她們就都想到那些三天三夜蹬在深洞內、蹬在黑暗裏的人們……他們在想什麼？他們的心緒怎樣？他們又在等待什麼、期望什麼呢？他們又是些什麼人？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呢？他們在回憶什麼人、憐惜什麼人呢？他們又靠什麼力量生活呢？老漢把燈照着一塊夾在兩根木柱中間的展平的白石頭說：『從這塊石頭到地下院門是三十六米突。此地是第一道煤層。你們女人應該叫一叫，不然，弟兄們會開槍打我們的』。於是娘們都叫喊起來。

『弟兄們，不要害怕，這是女人們下來了！』——卓托華大叫了一聲。

『是自己人，自己人，俄國人，自己的人。』——克拉馬媛加也喊了。

馬塞華偏拉長嗓子接聲叫：

『乖兒子們，聽着，不要開槍，乖乖們，不要開槍！』

礦井院門上出來了兩個哨兵迎接她們，每人拿着一枝自動槍，腰上都掛有幾個手榴彈。他們望了

望女人和老漢，微弱的煤油燈光刺得他們的眼睛難過起來，他們用手掌蓋住眼睛就轉過身去了。這點昏暗暗的火光，不過和細小的指頭一般大，還有密鐵絲網罩着，却和初昇起的夏天的太陽一樣，居然射花了他們的眼睛。

有個哨兵想幫助馬塞華從木桶裏爬出來：他用肩膀去支住她。但是，大概，他太不量力，當馬塞華剛伸出手來挨着他的時候，驀然他就身子一歪倒下了。另外一個哨兵嗤地一笑說：

「哎，你，斯切潘。」

這裏實在是莫名其妙：他們究竟是青年還是老人？滿臉都是鬍鬚，說起話來慢悠悠的，動作起來一試一試的，簡直像瞎子一樣。

「婦女們，你們帶得有什麼吃的東西麼？」——那個幫助馬塞華沒有幫好的人問。別一個立刻打斷他的話：

「就是有，她們也祇能交給高士庚同志，他自己會分配的。」

女人們凝神靜氣地瞧着他們，老漢舉起燈來，照了照地下院門上的高天井。

「沒有什麼，——他自言自語地說，——有柱子撐着，這樣的柱子，真堅固，是憑良心築成的。」

一個哨兵留在直井的口上，別一個就帶着女人們去見指揮官。

「你們住在這兒什麼地方呢？」——老漢問。

「就在這裏，大門過去，朝右走，下到走廊去，我們就蹬在那裏。」

「這算什麼大門，——科支諾夫驚異地說，——這原是通氣門。在第一斜面上的……」
哨兵同老漢併肩走着，女人們跟在後面。

在通氣門過去幾步路的地方，擺着兩架機關槍，槍口對着院門。又走了幾步，老漢舉起燈來照了
一照，問。

「他們睡着了麼？」

哨兵靜靜地回答說：

「不是，這是死人。」

老漢用燈照了照下面躺着的幾個紅軍戰士，有的穿軍裝大衣，有的穿軍服。他們頭上、胸上、肩
上、手上都綁着乾血染污的綑帶和破布。他們一個靠近一個，一個擠緊一個地躺在那裏。活像是擠在
一塊取煖似的。有的包脚布角露在皮靴外面，有兩個是穿氈靴，兩個是穿長皮靴，另外一個是打赤脚
。他們的眼睛都陷下去了，臉上長着一些硬鬍鬚，但沒有那個哨兵的鬍鬚那樣稠密。

「上帝呵。」——女人們望着死者，用手接連畫十字，輕聲說。

「走！站着幹嗎？」——哨兵說。

可是女人和老漢仍然釘着屍體，怪難受地嗅着死屍的氣味。隨後他們也走向前去了。忽然聽到正
窿的暗角裏傳來微微的呻吟聲。

「就在這裏，是不是？」——老漢問。

「不是，這是我們的醫院。」——哨兵回答說。

三個傷兵，有的躺在木板上，有的躺在拆下的氣門扇上，一個紅軍戰士站在他們身旁，用盛有水的鐵鍋向一個傷兵口裏喂水。其餘兩個躺着，不動也不哼，老漢用燈向他們照了一照。那個拿小鐵鍋的紅軍戰士問：

「你們是什麼人？從哪兒來的？」——接着，他看出女人們注視躺着不動的人的那種緊張神情，於是安慰了她們一句：

「很快就要斷氣了，再過兩個鐘頭。」

傷兵喝過水後細聲說：

「親愛的媽媽，給點鹹水，酸白菜也好。」

「我們是代表？」——卓托華苦笑了一聲。

「什麼人的代表，是德國人的嗎？」——看護員問。

「得了，得了，——哨兵插了一句，——你們都向指揮官去講吧。」

傷兵問科支諾夫：

「公公，你把燈照照看。」——他使勁一哼，微微欠起一下身子，揭開軍裝大衣，原來下面蓋着的就是从膝頭上面打斷了的一隻腳。

「啊呀，天哪！——克拉馬媛加叫喊起來，——啊呀！」

傷兵又低聲說了一句「照照，照一照」後，終於欠起身了，好來細心瞧瞧。他靜靜地、仔細地看着，他看他自己的這隻腳，彷彿是像看外人的、與自己無關的東西一樣，他不相信這塊死朽的肉、這層烏黑而脫疽的皮，就是他那活生生的、習慣了的軀體的一部份。

「唔，你看，——他帶點埋怨的神情說，——生了蛆，到處爬。我向指揮官說過——爲什麼要弄得你們麻煩，倘若把我留在上面的話，我也可以擲手榴彈，然後，我也可以一槍把自己打掉。」

克拉馬媛加說：

「幹嗎你要在這兒受苦，要是到上面去了，也好到病院去，讓他們替你洗洗傷口，纏纏紮帶。」傷兵連忙問：

「誰呀，德寇嗎？罷了，那我就寧可在這兒活活的讓蛆吃掉。」

「走吧，走吧，——哨兵說，——女同胞，不要在這裏鼓動。」

「等一等。」——馬塞華一面說，一面就從懷裏掏出一塊麵包。她正把麵包交給傷兵時，哨兵馬上伸出那隻握自動槍的手，威風凜凜地說：

「這樣是不允許的，礦井裏就是一小塊麵包也得送到指揮官那裏去分配。走吧，走吧，女同胞，沒有什麼。」

於是他們又向前走着，走過病院，那裏也嗅着死人的氣味，這是幾分鐘前他們在那個死人坑裏嗅到過的。隊伍就蹬在礦井東段傾斜面，西首第一直窿裏那塊空地上。直窿正中架有幾架機關槍，後面

還有兩尊連隊上用的迫擊砲。當代表們轉彎到直隴去時，女人們一聽到突如其來的聲音，就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這是直隴那裏傳來的歌聲。人們低聲地、疲乏地唱着，唱的是她們所不知道的、憂鬱不樂的歌曲。

「這是大家用來養養精神，好代替午餐的，——護送他們的那個戰士鄭重地說，——我們指揮官同我們一塊唱歌今天是第二天了；他說，他父親，在沙皇時代的苦役生活中就唱過這隻歌。」

忽然拉起了一個悲憤的調子，唱着：

「我們的敵人侮辱不了你，

你周圍的人都是自家的……

還有我們同胞全體，

掩下吧你鷹一般的眼皮。」

「娘們，聽聽，——克拉馬媛加低聲而嚴肅地說，——讓我前去吧。」

馬塞華撇開克拉馬媛加和老漢，搶上一步說：

「該讓我去，由我去說。」

馬上聽到黑暗的地方有人低聲問：

「那裏有什麼事情嗎？」

在小煤油燈照耀下，看出一隊紅軍戰士側臥在地上。中間坐着一個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的人，一

圈淡黃鬍子上粘滿了煤灰。

所有坐在他周圍的人都是煤烏烏的，手黑得像漆，眼白發光，牙齒雪白。

科支諾夫老漢望着他們的面孔，感慨得很：原來這就是全頓巴斯一羣大名鼎鼎的戰士。他聯想到，他本來應該看見他們披着呢軍服，穿着紅馬褲，拿着銀晃晃的馬刀，一股慍慍的前髮蜷在高頂帽的下面，帽子上還有黑漆的帽罩。然而這時擺在他面前的，却是工人們那種染滿煤灰的黑臉，祇有他親愛的朋友——掘煤手、上撐手、爆炸手、馭手們才是這樣的一副面孔。所以，這個掘煤的老漢看見他們這種情形，也就對於他們這種不願作俘虜而寧願遭受這種驚愕而痛苦的命運——也正是他本人的命運——的心情完全瞭解。

當馬塞華一說出『指揮官同志，我們到你這兒來是當代表的』時，老漢就氣憤憤地瞥了她一眼。指揮官站起來，人又高又大，肩膊很寬，面孔很瘦，即刻戰士們也都跟着他一齊站起來了。他們穿的是棉襖，戴的是耳帽，滿腮鬍子。女人們都釘起眼睛望着他們。這些人們就好像是她們自己的兄弟和丈夫的兄弟，他們在做完日工或夜工後走出礦井時，就是這樣一副滿身煤污、從容不迫、倦憊不堪和忌憚陽光的情景。

『女代表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指揮官笑着問。

『事情很簡單，——馬塞華回答說，——德國人把所有的婦女、小孩召集攏來，說：你們派出女人到礦井裏去，勸戰士們投降，如果你們不能把他們弄出礦井來，那我們就在這裏把你們連同小孩們

「齊槍斃。」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指揮官說，同時搖了一搖頭，——那末你這位婦女又想對我們說些什麼呢？」

馬塞華瞥了指揮官一眼。然後回過頭去對着她那兩個女同志，沉默而悲痛地問：

「婦女們，我們又說什麼呢？」——她即刻就從懷裏掏出幾塊麵包、煮好的糖蘿蔔、帶皮的熟馬鈴薯、還有乾麵包殼。

紅軍戰士們都掉過頭去，把臉朝下，因為他們羞見這種又漂亮、又甜、又香、簡直是憶想不到的食物。老實說，他們害怕去望它——它就是生命。祇有指揮官一人才一直地望着這些馬鈴薯和麵包。

「這不僅是我個人對你們的回答。這點東西還是老太婆們交給我的，——馬塞華說，——還算好，帶到了，原先我總害怕，好在德國人沒有搜我的腰包。」

她把帶來的這點東西都掏到一個手巾裏，並鞠了一個大躬，遞給指揮官，說：

「請原諒。」

指揮官也默然向她傾一傾身子。

克拉馬媛加輕輕地說：

「馬塞華，我看過那個傷兵活活的讓蛆來吃，又聽過他說的那一番話以後，我簡直連什麼都忘記

了啊！」

然而卓托華却笑謎謎的望着紅軍戰士說：

「原來，代表們是白白地跑進礦井裏來了。」

戰士們就一眼釘住她那副青春的面容。

「最好，你留在我們這裏，——一個戰士說，——就嫁給我好了。」

「唔，也好，就嫁給你，——卓托華說，——你養得活老婆嗎？」

大家都輕聲笑了。

女人們在礦井裏坐了兩點多鐘。指揮官同那個掘煤的老漢走到空地的那邊角上去了，他們兩人在那裏低聲談着話。

卓托華坐在地上，一個小個子戰士用手臂支着身子，躺在她的身邊。她在昏暗中看見他額角上一條條由炭灰襯出的光紋，臉骨上的青筋都迸起來了。而他也就像小孩那樣，把口張得半開，望望她那頭巾下面發白的頸脖，又望着她的臉。女性的溫柔感填塞了她的心，她輕悄悄地撫了撫他的手，又移近到他的身邊。他苦澀一笑，低聲說：

「唉，糟透了，你們簡直弄得我們拆台了，又是女人，又是麵包，使得我們又來回想天日了。」

猛然間，她把他抱起，吻了他一下就哭泣起來了。

所有坐在附近的人都是正顏厲色，一言不發地望着，誰也不來戲謔，誰也不開玩笑。靜寂，大家都沉默了。

「那末，現在我們該走了，——馬塞華說罷就站起身來，——科支諾夫公公，你也起來吧，怎麼樣。」

掘煤老漢說：

「送你們到井底口，我可幹，要說同你們一塊出礦井去，我却不，那裏沒有我做的事。」

「科支諾夫，你怎麼啦？——克拉馬媛加說，——你在這兒會餓死的。」

「唔，那有什麼，——他說，——我就是寧可同自己的同志們一塊，死在我做過一輩子工的煤井裏。」

他的話說得這麼平靜而清晰，使大家都瞭解，再勸也是勸他不動的。

指揮官走出來了，說：

「唔，諸位婦女們，不要對我們生氣。我認爲，德寇不過想恫嚇恫嚇你們，好來把我們騙出去罷了。你們把我們的情形告訴你們的小孩吧。讓他們將來再告訴他們的孩子說：我們的先人們真死得光榮。」

「喂，請她們帶封信去，——一個戰士接着說，——戰爭要是完結了，代我們致臨難時的敬禮吧。」

「用不着寫信，——指揮官說，——她們出礦井後，德寇一定會搜查她們。」
女人們也就這樣同他們分手了，她們都哭了，好像留在礦井中的不是別人，而是她們臨死前的文

夫和兄弟。」

當天晚上，德寇拋了兩次煙幕彈到直井裏去。指揮官高士庚下令把所有的通氣門封閉起來，並用煤末堵住。哨兵們經過氣窗鑽到直井底口，戴着防毒面具站崗。

黑地裏，那個看護員走到高士庚面前報告說，那幾個傷兵都犧牲了。

「不是煙死的，而是自己死了的。」——他一面說，一面摸到高士庚的手，給了他一小塊麵包

「明涅耶夫不願意吃，他說：拿轉去給指揮官吧，我就是吃了也是無益的。」

指揮官也不言語，就把麵包放進儲存隊伍食糧的軍用掛包裹去了。

過了好幾點鐘。煤油燈熄掉了，大家都躺在黑地裏。有時倏忽間，高士庚准狡捏開自己的手電筒來照一照，那知電池幾乎是快用完了的，光線燃得那麼困難，要亮不亮，似紅非紅，偌大的漆黑一團，簡直無法克服。高士庚把馬塞華帶來的食品按人分開，每人一個馬鈴薯和一小塊麵包。

「怎麼樣，公公，——他對掘煤手說，——你同我們一塊不懊悔吧？」

「不，——老漢答道，——有什麼懊悔，我在這兒，心裏又安適，精神又爽快。」

「公公，那末你就來講點什麼吧。」——黑地裏有人提議。

「對，公公，我們就來聽聽你說罷，——別一個人贊成說，——你不要客氣，大家都是工人。」

「做什麼工？」——老漢問。

「什麼都有。看，高士庚准校戰前當過教員。」

「我曾在師範大學教過植物學。」——准校一說，就笑起來了。

「再看，我們這兒還有四個銼匠。我和我的三個朋友。」

「並且四個人都叫斯切潘。四個斯切潘。」

「拉傑夫是印刷廠的排字工人，而我們的看護員格甫里洛夫……他在這兒嗎？」

「在這兒，——有人回答，——我的看護工作已經完結了。」

「格甫里洛夫，是管機件庫房的。」

「還有謨金是理髮匠，庫真是化學工廠的儀器匠。」

「這就是我們全部隊伍。」

「說這話的是誰，是看護員麼？」——老漢問。

「是，看，你已經能分辨我們的聲音了。」

「看來，你們中間沒有一個在地底下做工的礦工，是不是？」

「我們現在都是在地底下做工的人，——遠遠的角上有人說，——都是礦工。」

「這又是誰在說話，——老漢問，——是銼匠不是？」

「就是他。」

馬上大家低聲懶氣地笑了一聲。

『現時就該休息了。』

『現在我們依然是在作戰，——高士庚說，——我們是處在一個被圍的堡壘內。我們吸引着敵人的力量。同志們可要記住，祇要我們中間有一個活着，他就是我們軍隊的一員戰士，他就是正在進行偉大的戰鬥。』

他這幾句話是在黑地裏說的，聲音說得那麼響亮，幾乎是在向他們高聲喊叫，但是誰也沒有看見高士庚是在怎樣擦着他兩邊太陽穴上澎出的汗，因為他要說出這幾句話來而用勁用得過度，所以流出了這麼多的汗來了。

『真是教員，——掘煤手想了一想，——這才是真正的教員。』——於是他就極表贊同地說：

『真的，弟兄們，你們的這位官長簡直能夠來管理我們的全礦井，並且他還是一個括括叫的主任哩。』

然而誰也不明瞭，老漢在這段話中是在怎樣的多方讚揚，誰也不知道老漢一生總是咒罵礦井那些主任，他說，天地間就沒有一個人够資格來當這個經他親手鑿開而大名鼎鼎的礦井的主任。

老漢既然甘願分受這夥人的殘酷而驚愕的命運，他對他們是滿懷信仰、傾心愛戴，於是他在黑地裏說：

『弟兄們，我知道這個礦井，就好像丈夫知道老婆，母親知道親生兒子一樣。弟兄們，四十年前

我就開始在這個礦井做工，我在這裏做了一輩子的工。我一共只歇了三次手——頭一次是一九〇五年，那次是爲了我們起義，反對沙皇，弄得我坐了十四個月的監獄；後來，一九一一年，又因爲我煽動人來反對沙皇，又把我關了半年；第三次是一九一六年，他們把我抓上前線，我就當了德國人的俘虜。」

「看來，——有人諷刺地說，——你們這些老漢，都愛吹兩句牛皮。我們蹬在頓河時，也有過一個老漢，哥薩克，在我們面前，大吹特吹，他還拿出沙皇的十字勳章給大家看，弄成一場大笑話。祇要我們活着，我們是決不當俘虜的，可是你已經當過了。」

「我當俘虜你看見了嗎！——科支諾夫大叫起來，——你在那裏見過我嗎！我是帶了傷被俘的，那時我人事不醒。」

「中士，中士。」——高士庚嚴厲地叫着。

「對不起，准校同志，我並沒有壞心，不過是開開玩笑罷了。」

「得了，那又講它幹嗎呢？」——老漢說道，暗中又擺了一擺手，像表示道歉的意思，自然，誰也沒有看見，究竟他的手是怎樣擺的。

「我一次被俘，三次逃掉了，——他很和藹地說，——第一次是從威斯特發里亞地方跑出來的，我在那兒也是在礦井裏做工，工作還是這樣的工作，礦井也是這樣的礦井，——但一句話，我幹不了。我想寧可自殺，可是不願在那裏工作。」

「吃食怎樣呢？」——幾個人同聲問。

「莫說吃食吧。兩百五十格蘭姆的麵包。湯更好得很，從盤子底上可以看見柏林。連一滴油都沒有的。白開水。」

「現在那怕是白開水我也喝。」

即刻又聽到指揮官的聲音：

「馬爾庫諾夫，要記住我的命令——不許談吃食的事情。」

「准校同志，我是在說白開水，並不是談吃食。」——馬爾庫諾夫親切而又萎靡地回答說。

「看，我在那兒做了一個月的工，通過那地國境，又跑到荷蘭去了，——科支諾夫說，——我在荷蘭住了十六天，後來又坐輪船到挪威去，還沒有到岸，德寇就把我捉住了，又把我帶到漢堡。在那兒揍得我真狠，把我綁到十字架上，吊了兩個鐘頭，當時一個看護長來試了試我的脈，對我噴了一些水，日後又把我送到亞爾薩斯，又進礦井，又是在地底下做工。那時我國的革命傳到了那兒，我又跑開，穿過了全德國。我是不在村莊裏過夜的，多半是想方設法找到工人們住的鎮上去歇。我也就這樣走下去。那裏曉得只剩下二十里地，他們又把我捉住了，又送到監牢裏去了。在這兒我又實行了第三次逃走。我逃到了波羅的海邊區，偏又害起傷寒症。我想，真的回不了礦井，真的會死掉不成。不，我戰勝了德寇，我戰勝了傷寒症。我恢復了健康。直到一九二一年我參加過國內戰爭，我是以一個自願兵的資格去的。要曉得我原先反對舊制度是很兇猛的，我還是一個年輕小伙子的時候，就散發

過貼子，那時我們叫傳單是貼子。」

「看來，老漢，你還是一個頑強不屈的脚色！」——坐在科支諾夫旁邊的戰士說。

「啊，小弟弟，你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科支諾夫帶着一副小孩子的傲慢神情說，——我是工人，我是革命的人，我爲了真理，任憑什麼時候，我都是不留一點情的。四月間，我從軍役中解放出來，我也就回來了。那時天已經快晚了。我回來了。」——他停了一會，在回憶老早以前的事。「回來了，是，我回來了。可是，老實說，我沒有走進我的村鎮裏去，我一直就到了礦井房屋那裏，看了一看礦井上的那個天架，我停住脚，就流下連串的眼淚了——我並不是喝醉了酒，可是我哭了。——天哪，我對你說的是真話。我望見礦井，望見廢煤堆，就只是哭。大夥人知道是我來了——就往我的老婆那裏跑。連聲叫喊：『你的科支諾夫活了，他一走到礦井房屋旁邊，就站在那裏哭。』所以，你相信不，我的老婆一直到死的時候都在埋怨我，說我回來不先去看她，却先來看礦井。她說，你這個礦工，你的心不是心，簡直是一塊炭。」

他沉默了半晌，又說：

「戰士同志，我聽說你也是一個工人，你可相信我的話不，我照直告訴你——我就情願在這礦井中做一世工，死也死在這礦井裏。」

他對這些在黑暗中看不見的聽衆說起話來，就像是對一個人講話似的。他覺得這個人是一個工人，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老相識，命運使他們在這艱苦時日中相逢起來，現在這個工人就同他一塊，

肩並肩的坐在這個空地上面，這樣注意、這樣親切地在聽他講話。

他以這位青年指揮官和他周圍戰士們的這種怡然曠達的美德而自慰。他經歷了德寇所一手造成而使人們精神上受到污垢、卑鄙、欺騙的醜陋日子後，現在居然同這些人在一塊，他精神上又該是怎樣的爽快啊。

「那末，同志們，——指揮官說，——請你們走攏來領口糧吧。」

「要你拿亮照一照才行，——有人開着玩笑說，——該沒有誰來領兩次吧？」

大家哄然一笑，彷彿這種醜陋的罪行，此地是決不會有的。

「來吧，來吧，幹嗎不走攏來呀！」——高士庚說。

那知黑地裏有人說：

「怎麼，你走攏去……讓掘煤手公公走前面，公公走攏去吧，你怎麼呀，摸到一份口糧也好。」

老漢可看重了這羣忍飢受餓的人所表示的這種仁讓態度。他一生有過多少閱歷，常常見過餓人爭食的事情。

當食物分好後，老漢就留坐在高士庚身邊。

高士庚輕聲地對他說：

「看，科支諾夫同志，我們祇剩下九個人了。大家的身體虛弱極了。我們進礦井時一點麵包也沒有。我很耽心，怕他們懂清整個嚴重局勢後，彼此會憤懣起來。從前也有過這樣的情形，確實有過！」



——就是空吵一陣。但後來有過轉變，這中間我也出了很多力，在你沒有來以前，我們有過嚴肅的談話。就是說，我們住在這裏，生活越困難，彼此越要靠得更緊，環境越黑暗，大家就越要更加親密。我的父親在學生時代受過沙皇的苦役罪刑，他所講的話我從小就記得。他說：『希望本來很少，但我相信是有出路的』。他又這樣教誨我：『決沒有絕望的事情，只要還活着，就該奮鬥到底。』現在正是這樣——想起來真令人可怕，這個月內我們是怎樣打過去了的，敵人用的是什麼力量來進攻我們，——結果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我們死不投降，也還是打出來了。我們只剩下九個人，深深地鑽到這地底下，在我們頭上，大概有德軍一師人蹬在那裏。然而我們並沒有失敗，我們還要打，並且要從這裏打出去。祇要我們這裏天不塌、地不滅，我們總歸要打出去的！』

老漢也低聲回答說：

『爲什麼一定要從礦井裏出去呢？這不就是家麼？常時，人病了，並不進醫院——躺在礦井裏，病也就治好了。』

『我們要出去的，我們一定要出去的。』——高士庚爲了要使大家聽到，聲音說得很高。『我們要從這煤井裏打出去，同志們，我們是不可戰勝的人，這點我們已經證明過了。』

他剛剛說完這句話，忽然來了一聲沈重、迂緩而震耳的打擊，把天井和地層都震動了。撐柱裂得發響，岩土直向下墜。好像四周一切都旋動起來，後來又忽然收攏，而把倒下的人們包緊在裏面，壓住他們的胸膛，拊住他們的呼吸。好像有一片刻間的確沒有什麼可以呼吸：因爲多年來積在天井上、

撐木上的細密灰塵被掀揚起來，把空間都填塞滿了。

只聽到一個又咳又喘的嗓子在那裏嘎聲喊叫：

『德寇在炸直井啊！我們要死了……』

高士庚急忙派了兩個人到直井口去，由掘煤手老漢帶路，走起來很困難，許多地方因為岩石崩塌下來把撐柱打斷了。

『跟着我來，這裏，跟我的腳探着走。』——科支諾夫說，並且自信地、輕易地從土堆和倒塌了的撐柱上鑽過去了。

他在礦井口上找到了哨兵——他們兩個都躺着，身上還是熱的，但流出的血已經冷了，兩個人手裏都緊緊地握着各人被打壞了的自動槍。他們用了些岩石掩着犧牲者的遺體，把他們安葬了以後，其中一個戰士說：

『現在就祇剩下我們三個斯切潘了。』

老漢在礦井口一帶鑽了很久，後來他又爬到直井裏去，在那裏喧嚷了一陣，搬了搬撐柱和岩石，嘆了一口氣；這一爆炸力使他驚奇得很。

『真該遭天誅地滅的東西，——他嘟嘟囔囔說，——直井都是炸得的嗎？哪兒看得見呢？這簡直是在小孩子背後打一悶棍呵！』

他漸漸爬上去，爬遠了，聽不着動靜了，戰士們喊過他兩次。

「公公，喂，公公，老師父，轉回來，准校等着你啦！」
老漢一聲不響，沒有回答。

「沒有把他打着了吧？——一個戰士說，同時又大叫起來，——公公，掘煤的老漢，你在哪兒？轉來，聽見了沒有？」

「喂，你們在哪裏？」——正窿內傳來了高士庚的聲音。
他爬到了戰士跟前，於是他們向他報告了兩個戰士犧牲的事情。

「就是那個斯切潘·科雲可夫，他曾經想請婦女們帶信。」——高士庚說，大家沉默不響。後來

高士庚問：

「我們的老師父在哪裏？」

「爬上去半天了，我們再來叫他一下，——一個戰士說，——或是開一下自動槍，他就會聽到吧

。」

「不要開槍，——高士庚說，——就等等他吧。」

他們靜悄悄地坐着，大家老望着直井那方，瞧那裏是不是看得到一點白光。然而還是一片漆黑。

「准校同志，德國人把我們埋葬在這裏面了。」——一個戰士說。

「唔，那有這回事情，埋葬我們是決辦不到的，——高士庚回答說，——我們已經埋葬了他們很多人，並且還要埋葬這麼多。」

「那就好了。」——另一個戰士說。

「當然是好。」——那個首先提到「埋葬」二字的戰士拖長嗓子附議了。高士庚從他們的話音中了解到，他們對他的信念有些懷疑。

遠遠聽到岩石下墜的聲音，一會又停息了。

「這是耗子爬土響。」——一個戰士說。「一句話，我們的命運是嚴重得不堪設想了。我從小就做重活，在前綫上又讓我使用重槍——穿甲槍，現在死臨到頭上也是這樣嚴重。」

「你看，我過去還是一個植物學家哩。」——高士庚一說就笑起來。他祇要一回憶到他過去是一個植物學家時，他總是笑。現在他覺得從前都是黃金時代，——他已經忘記了：他怎樣同植物學系主任極不相投，一個研究生怎樣寫過一件呈文控告主任，他忘記了：他提出的學位論文怎樣失敗，並由於自負心的驅策一定要來作第二次的論文。此刻他在這裏，在這倒塌了的深礦井裏，所回想到的，正是過去的論文，那裝璜得有兩面張開的窗戶大的，正是他在光天化日下、森林草坪中，披朝陽，拂曉露，領導自己的一班人採集的植物標本。

「不，這不是耗子，這是公公轉回來了。」——另一個戰士說。

「你們在哪兒？」——科支諾夫遠遠地叫。

他們聽到他在好幾步路外的呼吸聲，並且這呼吸聲中，他們就感觸到有什麼使他們驚愕而愉快，使他們留神而又猛省的事件發生了。

「你們在哪兒？就在這裏，是不是？」——科支諾夫迫不及待地問。「弟兄們，我並不是白白地留在你們這裏的，快，我們到指揮官那裏去，出路有了。」

「我在這裏。」——高士庚說。

「唔，指揮官同志，我剛一爬到直井那裏，馬上就嗅到一股新鮮空氣，我就鑽進裏面去，原來是這樣一回事：直井上面被塌下的東西塞住了，但到第一道煤層，可以自由通行，在第一道煤層上震開了一個裂縫，那股空氣就是從那裏來的。到了第一道煤層，那兒就有一條五百米突長的斜窿，通到礦井外面的凹地上，一九一〇年時我開鑿過這條斜窿。我沿着直井牆壁上的鐵夾往上爬，爬了二十來米突，再上去的鐵夾拔掉了，我在那兒不惜把我最後一根火柴燃掉了——唔，我從前對你說的話，也就是這樣的。那兒要裝上十來個鐵夾，把裝修直井的磚石拊開，把那裏打穿兩個米突，就可以鑽進裂開的那道空煤層，然後從那斜窿裏出去。」

大家都沉默起來。

「看吧，——高士庚沉靜地慢慢地說，這時，他感到他的心臟顫動得特別厲害，——看，我早就對你們說過，是決不能把我們埋葬在這裏的。」

忽然有個戰士哭泣起來：

「難道，真的我們又要重見天日嗎。」——他說。

別一個又用小的聲音說：

「准校同志，你事先又怎能知道這一切事情啊，我想，那時你說有希望，不過是撐撐我們的氣罷了。」

「唔，當那幾個女人還在礦井裏的時候，我就連忙向指揮官講過第一道煤層的事，他的希望是因爲有我，——老漢很自負地說，——在事情還沒有證實以前，他叫人不要作聲，以免白白地弄得人喪氣。」

「顯然，人終究是想活。」——那個哭了的戰士說，他現在也害羞他的眼淚了。

高士庚起身說：

「我應當去看一看，證實一下，然後我再召集人到這裏來。走吧，指給我看。同志，你們就在這裏等着，如果隊伍裏有人來了，在我沒有轉來以前，一個字也不要露出去。明白嗎？」

兩個戰士孤單單地蹬在這裏。

「真的我們會見到天日了，——，一個說，——想起來都有點嚇人。」

「你這個英雄，也還是想活。」——那個剛哭過還在害羞自己的眼淚的戰士不贊成的樣子說。

x

x

x

難道天地間有過像高士庚隊伍在這幾天內所做的這種艱苦困難的工作嗎！鐵面無情的黑暗一直壓住人的頭，刺着人的心，不論在工作中，不論在短短的休息時，飢餓總在狠狠地逼人，使人忍無可忍。祇是現在一有了擺脫自己絕境的出路時，人們才特別厲害地感覺到那種壓在他們頭上的駭人聽聞的

重担，才來估量估量他們所處的這座地獄中的苦痛。這件很平凡的工作，要是一個精強力壯的人在白天裏短促一個鐘頭可以做完的，而他們做來却要延長到整個晝夜。常常有這樣的情形，有些疲憊不堪的人一倒在地上，他們也覺得：再沒有力量可以把他們拖得起來。但是過了一個時候，他們又爬起來了，手扶住牆，一會後又去做他們的事情了。有些人做起工來，緘默的，慢慢的，想來想去，生怕多動一下就會用盡自己的精力。另外有些人急急燥燥，如狼似虎地幹過幾下，馬上就氣盡力竭，不由地放下手來坐着，等待力量恢復。就彷彿是一個渴得很的人，在沒有從泥澤中收集幾滴暖濁濁的水漿以前，總是耐心地、頑強地等待着。有的人，開始特別高興，並認為這一下已經就是超脫礦井的出路，很快就可以走出去了，這樣一來也就容易灰心失望。有的人，並不以為脫險有這麼快，只好心平氣和、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工。有時黑地裏發出絕望而狂暴的叫囂：

『來個亮啊……沒有亮就沒有力氣……猶如沒有吃麵包怎能做工呀……讓我睡一下吧，只睡一下……這樣做工我寧願死……』

人們拿起皮帶來嚼，用舌頭舐槍上的乾油。有的人想在這墓場上捕耗子，但是黑地裏，這些輕快而狡猾的耗子，甚至捉到手裏都跑掉了。他們也就這樣頭暈耳鳴、歪歪倒倒，又去做工。

好像，高士庚是鐵鑄成的。他也是同衆人一樣挨餓。彷彿在同一個時候，他又在截下粗鐵和錘彎鐵夾的三個銼匠那裏，又在清除岩土的人們那裏，又在裝製新鐵夾的直井那裏，似乎在黑暗中看得到戰士們臉上的神情，只要有一個人失掉氣力，在這緊急關頭，他就連忙跑去。有時，他很愛撫地

、以同志的態度去幫助把倒下的人扶起來，有時，他又慢慢地低聲地向戰士說：『我命令你站起來，祇有死人才有權在這裏躺着。』他是毫不姑息而遇事嚴厲的，因為高士庚知道，如果對於快要倒下的人有點絲毫的寬容，自己有最小限度的弱點，結果會弄得所有的人都死在這裏。

有一次，戰士庫真躺在地上並且說：

『准校同志，你要怎樣辦就怎樣辦，我簡直沒有力量站起來。』

『沒有這回事，我要強迫你站起來。』——高士庚對他說。

庫真嘆了一口大氣，帶着苦惱而又戲謔的神情說：

『你怎麼強迫要我起來？除非把我槍斃。我唯一的却是想請你槍斃我，我簡直無力忍受這種痛苦了。』

『沒有這回事，我不槍斃你，——高士庚說，——請你躺着，將來我們把你抬到礦井上面去。那時你在光天化日下，我也不來睬你，我見到你，就吐口唾沫，——請你滾蛋。』

庫真聽了這話後就打着惡心站起來，可是身子一搖晃，又倒下去了，然後又爬起來，又去搬除岩石。

不過有一次，弄得高士庚愕然自失了。有個戰士跑到他跟前來，輕聲說：

『拉傑夫中士倒下了，也不知是死了還是暈了，一聲不響。』

高士庚深知中士那種誠懇樸實的性格。他知道，萬一指揮人犧牲了或負了傷，拉傑夫就會來接手

指揮部隊，並領導大家，也如高士庚一樣。

於是，他暗中走到中士跟前，知道中士埋頭工作已經到了盡頭。他所以比旁人先放下手來，只是因爲他不久以前受過傷，流血太多而身體還很虛弱的緣故。

「拉傑夫，拉傑夫中士。」——他叫了一聲，並在他那冰冷而潤濕的前額上摩撫了一下。

中士仍然沒有回答。於是高士庚彎着身子，從自己水瓶裏倒出水來，淋到他的頭上和胸上。拉傑夫蠕動起來了。

「誰在這兒？」——他問。

「是我，准校。」——指揮官彎着身子說。

拉傑夫一手附着高士庚的頸脖，把汗濕濕的臉突到他的面頰上，然後啞聲說：「高士庚同志，我已經起不來了。請你把我槍斃掉」。最後用自己冰冷的嘴唇，吻了吻高士庚。

「不要做聲！」——高士庚喊着說。「不要做聲！」

「准校同志，人們實在經不住了。」

「不要做聲！」——高士庚又喊着說。「我命令你，不要做聲！」

暗中傳來的這句斬釘截鐵的話使他不禁驚愕起來。於是他馬上離開拉傑夫，連忙跑到那工作嘈雜的地方去。

拉傑夫也抓起一個重鐵器在他後面爬着，爬了幾步，又停下來，等到有點氣力後，又向前爬。

「這裏還有一個鐵夾，——他說，——傳給上面做工的人。」

凡是工作做得有點不如法的地方，那裏戰士們就問：

「我們的老師父在哪兒？大爺，到這裏來啊！公公，你到底在哪兒咧？喂，老師父麼！」

無論是全體戰士，也無論是高士庚，大家都顯然知道，如果他們中間沒有這個老漢，那末他們無論過去或現在，要想最終做成這番巨大的工作就是辦不到的。他在黑礦井中輕巧自如地來來去去。他摸到了所有需要的器材。他一下找着了錘頭和鑿子，一下又從遠遠的橫窿裏找來了三個銹了字銹。他出主意，把在直井裏釘新鐵夾的人用皮帶和繩子繫住。他又首先爬到上邊煤層上去，在黑地裏把塞住通斜窿進口的磚石清除開去。彷彿他不倦不餓，才能這樣輕巧迅速地往礦井裏跑來跑去，在直井裏忽上忽下。全部工程快告結束了。甚至連那些身體最弱的人也驟然增加了氣力。就是庫真和拉傑夫一聽到上面喊：「最後一個鐵夾釘上了！」，這時他們也覺得自己有勁了，腳也不顫抖了，人也站得很穩了。

大家都歡天喜地，醉薰薰的。高士庚最後一次把人帶到空地那裏，發給了自動槍，每人腰上掛着幾個手榴彈。

「同志們，——他說，——現在我們要重新回到地面上去了。記着，地面上在作戰。同志們，我們到地裏來是二十七人，現在我們回到地面上去，却只有八個人了。讓留在這裏的人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吧。」

於是他就把隊伍帶進直井裏去。大家都默默無語，因為偉大無疆的感覺把他們籠罩住了。

祇有帶股醉勁的飄然作用才使人們一鼓作氣，沿着這些動動搖搖的鐵夾，貼着又滑又濕的井壁，一步一步向上攀爬。六個人爬了兩個多鐘頭。最後才爬到第一道煤層那裏。他們就坐在一個低壓壓的斜窿口上，等候還留在下面的高士庚和科支諾夫。

大家在黑暗中誰也沒有看見這……是怎樣發生了的。看來，這件事情真是太突如其來了。掘煤老漢已經從下邊爬到離斜窿那裏只有幾米突的地方，忽然一鬆手掉下去了。

「公公，老師父，大爺！」——立刻幾個嗓子大叫起來。

老漢的軀體重沈沈一聲，落到礦井口的岩土上面了。

「真真可恨，死得太無意義了。」——高士庚撫着躺下不動的軀體，連聲說。

還在掘煤老漢犧牲前幾分鐘時，他自己就已經感覺到了，像是什麼非常而驚愕的東西在主宰他。

他想到：「該不是死臨到我頭上了吧？」

當釘最後一個鐵夾的戰士很快活地叫喊，而最弱最疲倦的人也忽然感到還能走動的時候，這時他却覺得他的生命力已經快結束了。任何時候，他也沒有像現在這樣。頭發昏，眼圈閃得通紅。他也在直井裏向上面爬，他正要離開工作一生的礦井。他每爬一步，每用一點力，他的手就越軟下去，他的心就越冷下去。他腦子裏閃出老早以前就忘掉了的情景——他的黑鬍子父親穿着草鞋，輕腳輕手地送他到礦井上面的天架跟前，礦廠廠長（英國人）一見這個十一歲的小孩子也來礦井做工，就嗤的一笑

，連連搖頭……忽然，他的眼睛又發起紅暈來了。什麼一回事，是頓巴斯煙灰層層中的落日嗎？是血嗎？還是——他當日從衣裏掏出後，就踏着吱吱響的長皮靴，走在一大羣剛出礦井、衣衫襤褸的人羣前面，一直對着從管理處衝出的哥薩克和騎警昭示出來的——那塊刺目的紅布呢？……他鼓起全身的氣力，想叫救命。但是力氣完了，叫也叫不出來了。

他把臉貼着那塊冰冷而滑膩的石板，手指抓住上面那個鐵夾。柔茸茸的濕青苔挨着他的面頰，水沿着他額角流下，他覺得好像母親在哭他，他滿臉上都是淚。

驀地他又想叫喊，要高士庚來救他，瞬息間就鬆了手，倒下去了。

x

x

x

深夜，他們鑽出了礦井，到一個凹地上來了。外面在下着溫暖暖的小雨。他們摘下帽子，一聲不響，就沿地坐下。暖和的雨點降在他們頭上。誰也沒有做聲。這時雖是黑夜，但在他們這些已經多天慣於在黑暗中的人們看來，好像是很光亮的。他們連連地噓氣，觀賞着天空中溫暖的夜雲，摩撫着枯莖間潤濕的春草。他們貪視着霧沈沈的黑夜，傾聽着一滴滴的雨點。有時吹來點東風，他們連忙掉過頭來迎接。他們望了又望——宇宙却這樣偉大，他們不眨眼地望着，每一個人都把面前黑地裏自己所想像的一切都看到了。

『把自動槍蓋起來，免得灌雨。』——高士庚說。

偵探員轉來了。他大聲地對他們叫喊。

「村鎮裏沒有德國人，——他說，——開走三天了。我們快去，那裏兩個老太婆替我們煮好了一鍋馬鈴薯，還在搬乾草，該躺下睡覺了。今天是二十六，我們在礦井裏一共蹬了十二天。她們說，這裏全村鎮的人，都在祕密禱告上帝，祝我們死者們的平安……。」

房子裏很熱，看來，他們的面容實在憔悴得嚇人——兩個婦女送上開水就哭起來了。

他們很快就睡着了，他們一個挨一個，躺在潮潤潤、煖烘烘的乾草上。高士庚拿着一枝自動槍坐在方凳子上，擔任守衛。

他挺直地坐着，老抬起頭，睜視着拂曉前的黑夜。他決定了：今天，今晚，明天，還留在這裏，明晚就出發。忽然，聽到有咀嚼的聲響，他很注意。大概是耗子在咬什麼。他聽了一下。不像，這不是耗子。這聲音來得很遠，同時又很近，好像什麼人拿起錘頭，輕悄地、胆怯地，有時却又堅決地、頑強地在那裏錘着……未必是耳朵裏還留着他們在地底下做工時的那番喧嚷的餘音吧？他一點也不想睡。他在回憶科支諾夫。

一個老太婆打着赤腳輕輕地走到外面套房裏去了。出了太陽，陽光透過雲層，一直照到淨白的爐子上，窗戶玻璃上的水珠都在發光。一隻母雞在套房裏低聲而驚慌地嘎嘎叫。老太婆在雞籠上面彎着身子不知對牠咕囁了一些什麼。等一會又聽到那種怪異的聲響。

「這是什麼聲音？——高士庚問，——老人家，你聽到了嗎？好像是這附近哪兒在錘錘頭，或者是我這樣想着。」老太婆在套房裏小聲答道：「是這裏響，套房裏，雞兒正在出殼，嘴兒在啄，要啄

高士庚看了看躺着的人。戰士們靜悄悄地睡着了，勻淨地、慢慢地在呼吸，動也不動一下。太陽照着桌子上的破鏡子，一條窄光線的斑點射在庫真的凹鑿角上，高士庚即刻就覺得內心裏充滿了對這些忍受一切的人們的撫愛心。彷彿這樣的熱感、這樣的愛、這樣的溫情，他生平任何時候都沒有經歷過似的。

他一眼望着這些長滿鬍鬚的黑臉，看了看戰士們污髒得像生鐵般的手，不禁流下淚來了。但他並沒有去擦眼淚。因為沒有一個人看見高士庚准校這時在流淚。

浩大雄偉的頓涅茨草原現在是死氣沈沈、滿目淒涼。煙霧迷惘中，祇見礦井上的房屋已經炸得殘破不堪，破空高聳的墓山發黑，熱硫黃礦的淡青煙子從廢煤堆裏沖起來，經風一吹就散得無影無蹤，所留下的只是一陣極刺人的硫黃氣味吧了。草原上的風就在那破壞了的礦工房舍間和燒燬了的管埋處上面穿來穿去。拆掉一半的房門和百葉窗迎風亂響。輕便鐵路的銹鐵軌現着紅色，幾個死火車頭就蹲在那炸燬了的棚寨下面。雄強巨大的起重機炸到一邊去了。五百米突長的鋼索從起重機捲軸上脫落下來盤倒在地上，通風機進口的水門汀的螺旋形門都打翻了；破壞了的大發電機上的電絲捲就像一層紅銅一樣閃閃發光；機器修理所裏石地板上的大掘煤機的輪齒都生了銹。月明的夜裏，此地實在陰慘得怕人。然而死的沉寂中却沒有一點沉寂。疾風觸到電線呼呼地亂響，屋簷上的鐵片鬧得像撞鐘一般，火燒軟了的鐵葉吹得橫衝直闖，忽而砰的一聲好像射擊一樣。不是磚在倒塌，就是礦工澡塘的門在響。

、陰影和月影翻牆越壁，到處亂攢，沿着廢鐵堆、焦木掾一帶逛來逛去。

草原上空到處有藍色和紅色的火花飛揚，忽而又消失在月光籠罩的灰色雲霧中。這是因為德寇的哨兵們害怕他們親手毀滅的異鄉，害怕煤鐵，所以對空中射擊，藉此來驅逐陰影。浩大磅礴的太空正在撲滅這點微弱的自動槍聲，寒天裏的發光子彈在熄滅着，於是僵死的失敗的頓巴斯又來唬嚇勝利者了，自動槍的排射又響起來了，紅色和藍色的火花又飛揚起來了。這裏真是打得你死我活：鍋爐自行炸掉了，熔爐裏的生鐵翻到地下去了，煤炭埋葬在深地層下面，情願用怒潮般的苦鹹水來淹沒自己，而強猛的電力寧可把生育自己的摩托燒掉。

一看到僵死的頓巴斯，就不僅使人悲痛，而且使人自豪。這是一幅駭人的毀滅圖畫——然而却不是死滅。這是生命、熱愛、自由、輕視死並戰勝死的明證和凱旋。

軌 聲

幣法價實

費匯費運加酌埠外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原著者

傅爾曼諾夫等

繙譯者

胡明等

出版者

光華出版社

發行者

宋韻松

光華出版社發行所

上海常德路(赫德路)二六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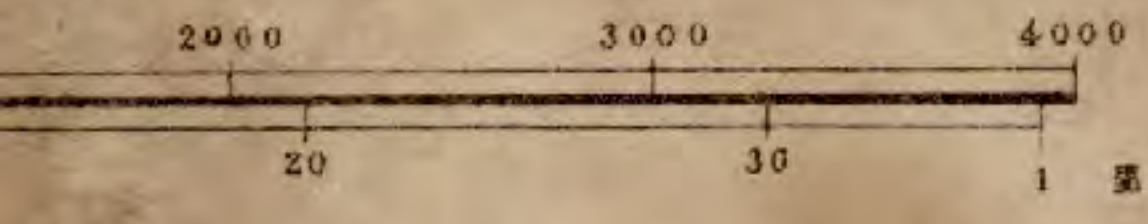
電話三六一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出版





五尺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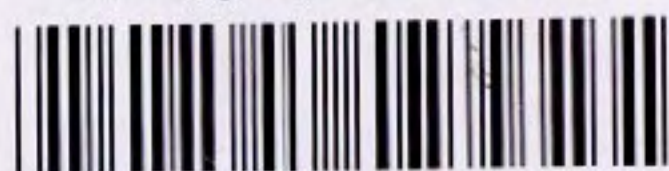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004636903

法務部調查局



033417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912

登錄號 33417